



國憲家猷卷之三十九

東吳王可大元簡甫集著

文史十五

張芝字伯英性好書凡家之衣帛皆書而後練
尤善草草善隸書草中郎謂之草聖又云崔氏
之肉張氏之骨其章草急就章字皆一筆而成
伯英草行入神隸書入妙

伯英書如漢武受道憑虛欲仙

張昶字文舒伯英弟爲黃門侍郎尤善草書類

伯英時人謂之亞聖章草入神八分入妙隸入能

劉得升字君... 人桓靈之世以造行書擅名既以草剗亦甚研美風流婉約獨步當時胡昭鍾繇並師其法世謂鍾繇善行押書是也而胡書體肥鍾書體瘦亦各有君嗣之美

師宜官南陽人靈帝好書徵天下工書於鴻都門至數百人八分稱宜官為最大則一字徑丈少則方寸少年甚矜能而性嗜酒或時空至酒

家因書其壁以售之視者雲集沽酒多售則鍾滅之後為袁術將鉅鹿耿璅碑術所立宜官書也

宜官書如鵬羽未息翩翩自逝

梁鵠字孟里安定烏氏人少好書受師宜官以善八分知名舉孝廉為郎亦在鴻都門下遷部郎靈帝重之魏武善愛其書常懸帳中又以釘壁以為勝宜官也于時邯鄲淳亦得次仲法淳宜為小字鵠宜為大字不如鵠之用筆盡也

左伯字子邑東萊人特工八分與毛弘等列小
異於邙邙淳亦擅名漢末尤甚能作帑漢興有
帑代簡至和帝時蔡倫工爲之而子邑尤得其
妙故蕭子良答王僧虔書云子邑之帑研妙輝
光仲將之墨一點如漆伯英之筆穹神盡思妙
物遠矣邈不可追

承烈隸行草入能

鄭虔爲廣文博士學書而疾無紙知慈恩寺有
柿葉數間屋遂借房居止日取紅葉學書歲久

殆遍後自寫所製詩并畫同爲一卷封進玄宗
御筆書其尾曰鄭虔三絕

李陽冰善小篆自言斯翁之後直至小曹蔡邕
不足言開元中張懷瓘撰書斷陽冰張旭並佳
州有篆字與古不同頗爲怪異李陽冰見之寢
卧其下數日不能去

張旭書得筆法傳崔邈顏真卿旭言始與擔夫
爭路而得筆法之意後見公孫氏舞劍器而得
其神飲醉輒草書揮毫大叫以頭搥水墨中天

下呼爲張顛醒後自視以爲神異

旭釋褐爲蘄州常熟尉上後旬日有老父過狀判去不數日復至乃怒而責曰敢以閑事屢擾公門老父曰某實非論事但覩少公筆跡竒妙貴爲篋笥之珍耳長史異之詰問其何得愛書荅曰先父愛書兼有著述長史取示之信天下工書者也自是備得筆法之妙冠于一時

古今真書之妙無出鍾元常其次則王逸少今觀二家之書皆瀟灑縱橫何拘平正良由唐人以書判取士而士大夫字畫類有科舉習氣顏魯公作千祿字書皆是其證也矧歐虞顏柳前後相望故唐人下筆應規入矩無復晉魏飄逸之氣

草書之體如人坐卧行立揖遜忿爭乘舟躍馬歌舞躡踊一切變態非苟然考之一字之體率有多變有起有應有如此起者當如此應各有義理王右軍書羲之字當字得字深字慰字最多多至數十字無有同者而未嘗不同也可謂

國朝文獻通考卷一百一十九
所欲不踰矩矣大凡學草書先當取法張芝皇
象索靖等章草則結體平正下筆有源然後効
王右軍申之以變化鼓之以奇崛

寶泉謂李陽篆曰筆虎

唐太宗學虞監隸書每難於戈法百書遇戠字
召世南補寫其戈以示魏鄭公公曰仰視聖作
內戠字戈法逼真帝賞其鑑

墓田帖王羲之臨鍾繇書南唐墨寶堂名也

古人以散筆作隸書謂之散隸蔡君謨作草書

謂之散草或曰飛草草書皆生於飛白亦自成
一家耳

五體曰篆曰八分曰真曰行草其體雖五其流
唯三則統乎科斗王筋垂露薤大小之屬也隸
則統乎羲獻庾歐虞顏柳真草之輩也八分則
酌于篆隸之間通是三者可冠群書

醉中信筆頗有沓拖風氣沓拖字雖出文選而
隋僧智果論書云王僧虔書如謝家子弟縱不
端正奕奕皆有一種風氣王子敬書如河朔之

少年皆風流也舉體沓拖而不可耐矣

應用善寫細字微如毛髮嘗於一錢上寫心經

又一粒麻上書寫國泰民安四字

草書入我朝故當莫駕於張東海汝弼蓋其

操從開闔投筆所向無不如意且恣態橫發不

復襲前人畦畛疑顛素以後優入妙品世所謂

驚蛇糾蚓未足喻也當時丐書者塞戶幾於鐵

門限聲譽而遠夷求募至以十金購書一帋今

沒世未久搜訪真蹟不可多得矣然以其多出

新意故謂者有古法變壞之言暇日者玩所見

亦頗合乃知晦翁謂本朝書法至蘓黃米蔡而

一壞殆非過論也

晉宋以來多能書者至梁大變蕭子雲改易字

體邵陵王頗行僞字前上為草能仿作長之類

是也至為一字唯見數點或斟酌遂便轉移比

朝喪亂之餘書迹猥陋專輒易字甚於江南乃

以百念為憂言反為變不用為寵追來為歸更

生為蘓先人為老如此非一徧滿經傳

學書當自成一家之體其模効他人謂之書

奴之書

淳化閣帖既頒行潭州即模刻二本謂之潭帖
予嘗見其初本當與舊絳帖並行至慶曆八年
石已殘缺永州僧希白重模東坡尤嘉其有晉
人風度建炎虜騎至長沙守城者以為砲石無
一存紹興第三次重模失之遠矣

劉次莊模閣帖於臨江頗精且石堅至今不曾
重模獨二卷略殘缺然拓本既多頗失鋒芒未
失者常在舊絳帖之次新潭帖之上然其釋文

小訛處

武岡軍重模終帖二十卷殊失真且石不堅易
失精神後有武臣守鄱陽其字不精采令匠者
即舊畫再刻謂之洗研遂愈不可觀其釋文多
舛訛然武岡帑類北帑今東南所見絳帖多武
岡初本耳驗其殘缺處自可見

真絹紋雖百破而色明白精神亦色如新惟佛
像多經香煙薰損本色染絹作濕香色棲塵文
色最易辨認蓋色上作一重古破不直裂須連

兩三經不可僞作

凡画人物不可麗俗所貴純雅而幽閒其有隱居徵逸之士與村夫農者漁父牧豎等輩體狀不同竊觀古之山林中人物幽客閒雅無有粗

者近世所作往往粗俗不謹殊失古人之態言橋杓者通船舟曰橋不通舟曰杓以橫木

渡水於溪澗之上但使人跡可通也關者在乎山峽之間只一路可通無傍坡小岐方可用關也城者雉堞相映樓屋相望須映帶於山崦林

木之間不可使一一出露恐類於畜經山水中所用惟古城可也畫僧寺道觀者宜掩抱幽深岩澗中間惟酒旗旅店方可當途村落之處而山居隱逸之士務要幽僻不同於此宜画庵茅舍軒亭水閣野容道友遨遊放逸之徒也有廣土處可畫柴門茅舍放牧平林耕耘之類有廣水處可畫漁櫟捕魚採菱曝網之類言舟船大曰舟漁人所泛者曰艇隱逸高尚之士所乘者曰舫或插以篙或旋以絲綸者曰漁艇或爲

木屋者或為崩模者以小槩所搆者謂之飛航
獨一木所造者謂之桐槽於山水中所宜用者
惟此耳其舟船宜游漾輕浮不可重其勢於江
海巨載之舟於山水中少用也

春時可以畫人物忻悅而舒和郊游踏青穿秋
千漁唱渡水歸牧耕鋤山游捕魚之類也夏可
画人物但於山陰林壑之處或行旅憇歇水閣
事亭軒避暑納涼玩水游浮裸浴鶴江滌曉汲
涉水風雨過渡之類也秋画人物則吹簫玩月

沈沙漁笛登高賞菊之類也冬画人物須團爐
飲酒慘冽游宦雪笠寒僮驟江運糧雪江渡江
寒郊游獵履冰之類也春水壑之間可兼於禽
鳥者春宜画燕雀黃鸝夏宜画鷓鴣鷺鷥秋宜
征鴈群鷺冬宜落鴈寒鴉

吳道子筆勝於質此乃画之聖賢也

筆有三病一曰叛病二曰刻病三曰結病叛病
者腕弱筆廢取與全虧物狀平匾不能圓混者
叛也刻病者用筆顯露用筆中疑勾畫之際長

生圭角者刻也結病者欲行不行當散不散以物留礙不能流暢者結也愚有一論為之確病筆格謹細而凝勻全無變通筆墨雖行類同死物雕印之跡者確也確為斬固無變移之意一皴一點一勾一斫皆有法度若不從畫法意只寫真山不分遠近淺深乃盲經非畫也

趙仲穆者子昂學士之子宋秀王之後也能作蘭木竹石有道士張伯雨題其墨蘭詩曰滋蘭九畹空多種何似墨池三兩花近日國香零落

畫王孫芳草遍天涯仲穆見而愧之遂作蘭

畫山水貴乎石老而潤水淡而明泉石分乎高下山川辯乎遠近野逕縈紆雲烟出沒千里江山畫歸目下畫松竹則貴乎勢傲烟霞氣凌霜雪怪節林列直幹生空虬枝蟠屈倒纏龍蛇厭蓋低枝如藏風雨畫樓閣則貴乎萬木拱合群瓦鱗鱗

當時有獻牡丹者謂之楊家紅乃楊勉家花貴妃勻面口脂在手印於花上詔於先春館栽來

必

歲花開上有指印紅迹帝名爲一捻紅

冬瓜霜後頻添粉意執公裳袂曰木棗秋來也

着緋

王原乃作詩曰玉兔步虛碧水輪展太清靈源

和曰不是月華別都緣秋氣清桃源曰九秋今

又半萬里一輪圓純曰秋靜夜方靜月圓人更

圓

王著蝴蝶詩云今夜若棲芳草裡爲傳消息到

三孫

此姪之像

成都妓單氏贈陳搏先生詩云帝王師不得日

月老應難。楊億於丁晉公席上舉令云有酒如泉遇斟則

見公荅曰有餅如月因食則缺

徽皇聞米元章有字學一日於瑶林殿綉絹一

方廣二丈許設瑪瑙研李廷珪墨牙管金硯匣

鎮紙水瓶召米書之上出簾觀看令梁守道賜

乃反繫袍袖昇高上跳躍使捷落筆如雲

龍蛇飛動壁上在簾下回頭抗聲云奇絕陛下

大喜畫以研匣鎮帑之屬揚之尋書學博士
徐熙畫花果多在澄心帑上至於畫絹絹文稍
麗元章謂徐熙絹如布是也

李昇畫山水

唐李昇畫馬筆和氣調

董元山水有二種一樣水墨替頭疎林遠岫多
幽聲上遠山石作麻皮皴一樣着色皴文甚少
用色樣穠古人物用紅青衣人面亦用粉素二
種皆佳作也

端淳間春紳四絕楊嗣翁葉趙中父棋張溫夫
書趙子固畫

本瀆張思聰模古帖自名鳳凰翻身

子固謂姜堯章爲書家申韓

武岳學吳有古意武洞清元作佛像羅漢善戰
掣筆作髭鬚尤工夫人畫壁髮生動然絹素畫
以粉點眼色皆先落使人惜之南岳後殿壁天
下奇筆

江南劉常花氣格清秀有生意因在趙昌王友

上

唐希雅作林竹韵清楚但不合多作禽鳥

滕昌祐邊鸞徐熙徐崇嗣花皆如生黃筌惟蓮
差勝雖富艷皆俗

李玉山水唐希雅黃筌之倫

巨然師董原今世多有木嵐氣清潤布景得天
真多少年時多作磬頭老米平淡趣高

劉道士亦江南人與巨然画同師巨然画則僧
在主位劉画則道士在主位以此爲別

董元平淡天真多唐無此品在畢宏上近世神
品格高無與比也峯巒出沒雲霧顯晦不裝巧
處皆得天真嵐色鬱葱枝勁挺咸有生意小溪
漁浦洲渚掩映一片江南也

關同人物俗石木出於畢寵有枝無幹

山水李成只見二本一松石一山水四軸松石
出盛文肅家今在余喬山水在蘓州寶目大師
處秀潤不凡松幹勁挺枝葉鬱然有陰荆楚小
木無冗筆不作龍蛇鬼神狀

禮部侍郎燕昭之司封郎中宋迪復古直龍圖閣劉明復皆師李成復古比二公特細秀作松枝而無向背荆楚細甚秀大夫蔣長原作着色山水頂似荆浩松身似李成兼取真松爲之如虛鼠尾大有生意石不甚工作凌霄花纏松亦佳作

曹仁熙水今古無及四幅頭內中心一筆長丈餘自此分去高郵有水壁院

孫知微作星辰多奇異不類人間所傳信異人

也然是逸格造次而成平淡而生動雖清拔筆皆不圓圜學者莫及然自懷古圓勁之氣畫龍有神彩不俗也

楊拙學吳生點睛髭髮有意衣紋差圓尚爲孫知微逸格所破

東冊王胡瓌蕃馬雖好非齋室清玩

王端學關同人物益入俗

元霽傳寫真有神采

古畫至唐初皆生絹至吳生周昉韓幹後來皆

國憲家範 三十一卷 十四
以熱湯半熟入粉搥如鏤板故作人物精采入
華今人收唐畫必以絹辨見文麗便云不是唐
非也張僧畫闊合畫世所存者皆生絹南唐皆
麗絹徐熙絹或如布

章友直字伯益善畫龍蛇以篆篆亦有意又能
以篆筆畫棋盤筆筆相似其女並能之

艾宣張經寶覺大師翎毛蘆鴈不俗

杭士林生作江湖景蘆鴈水禽氣韵清絕南唐
奇北畫可並徐熙在艾宣張經覺之右人罕得

之

嗣濮王宗作蘆鴈有佳思

王洸學李成皴法以金碌爲之似古今觀音寶
陀山狀作小景亦墨作平遠皆李成法也

絹素百破必好畫文裂各有辨長幅橫卷裂橫
也橫直捲裂文直各隨軸勢裂也直斷不當一
縷歲久卷自兩頭蘓開斷不相合不作毛起插
又堅納也濕染色樓縷間乾薰者煜真上深下
淺古帟素有一般古香也

蘇軾子瞻作墨竹從地一直起至頂余問何不
逐節分曰竹生時何嘗逐節生運思清拔出於
文與可自謂與文拈一辨香以墨深爲面淡爲
背自與可始

朝議大夫王之才妻南昌縣君李尚書公擇之
妹能臨松竹木石画見本即爲之難卒辨

易元士徐熙後一人而善画草木葉心翎毛如
唐徐後無人繼世但以獐猿稱可嘆或云画者
岩殿壁院人知其能只今画獐猿竟無人繼

檀香辟濕氣必用檀軸有益開画有香而無濕
氣又辟蠹也若玉軸以古檀爲身重今却取兩
片刻中空谷柄軸繫乃輕輕不損画常捲必用
杉桐匣也軸重損絹軸不宜用金銀既俗且招
盜若相靈寶不然水精作軸挂幅必兩頭墜惟
重蜀青齒錢綿雙鶯最俗不可借古画只皆今
人粧堂亦俗也蘓木爲軸以石灰湯轉色久愈
佳又用軸角引出又開軸多召濕臭氣檀犀同
匣共發古香帑素既古自有古香也

范寬山水兼如恒岱遠山多正面折落有勢晚
年用墨大多土石不分本朝自無人出其右溪
出深虛水若有聲其作雪山全師所謂王摩詰

王士元山水作漁村浦嶼雪景類江南画

道士中散筆墨麗豪縱放亦不俗

李甲筆亭逸人作筆翎毛有意外趣木不佳也

江南陳常以飛白筆作樹石有清逸意人物不
工折枝花易以一筆一株為枝以色亂點花欲
奪造化本朝妙工也

李成淡墨如夢霧中石如雲動多巧小真意范
寬勢雖雄傑然深暗如暮夜晦冥土石不分物
象之幽雅品固在李成上關麓山攻闕河之峰
峰巒少秀氣董原峰項不土絕澗危徑幽壑荒
迥率多真意巨然明潤鬱聳最有爽氣罨頭太
多荆浩善為雲中山頂四面峻厚

唐小李將軍始作金碧山水後王普卿趙大年
近趙千里皆為之

晉以來顧長康張僧繇陸探微是為三祖

前驅賤也骨相當嗔目怒髯可比騶馭近侍清
貴也骨相當清竒麗秀可比臺閣至於輦中人
則帝上也骨相當隆準日表可比至尊

所畫前驅乃吾近侍也所畫近侍乃吾輦中人
也洎觀輦中之人其神宇骨相蓋吾平生未嘗
見者古圖畫中亦未之見此所以使吾慚愧駭
伏

寫形非畫科比蓋寫形不難寫心爲難寫其形
尤難也夫堯秀眉魯僖司馬亦秀眉舜重瞳項

羽朱友敬亦重瞳沛公龍顏嵇叔夜亦龍顏世
祖日角高祖亦日角文皇鳳姿李伯國亦鳳姿
石父如蒙魑陽虎亦如蒙魑實將軍寫肩駱賓
王亦寫肩楊食或熊虎之狀班定遠乃虎頭司
馬懿狼顧周嵩乃狼抗若此若寫之似是矣
故曰寫形不難夫寫屈原之形肖矣儻筆無行
吟澤畔懷忠不平之意亦非靈均寫少陵之貌
是矣倘不能筆其風騷冲澹之趣忠義傑特之
氣峻潔葆麗之姿竒僻贍博之學離寓放曠之

懷亦非浣花翁

風雖無跡而草木衣帶之形雲頭雨脚之勢無用少逆也逆之則失其大要矣繼而雨雪之際時雖不同然而有急雨有驟雨有夜雨有雨霰雪有風雪有江雪有夜雪有春雪有欲雪有雪霽風雨雪之意皆本乎雲氣之輕重類於風勢之緩急相其時候方可落筆大槩以雲別雨雪之意則宜晦不宜顯

元祐間劉次莊以家藏淳化閣帖十卷摹刻堂上除去卷尾篆題而增釋文故家所藏往年拓本猶有典形近所拓者字多剝缺亦有補換新刻者矣

紹興中以御府所藏淳化舊帖刻板真之國子監與淳化閣本略無少異御府板者多用匱子蓋打金銀箔者也字畫精神極有可觀今都下亦時有舊板者舊板尚存邇來碑工往往作蟬翼本但以厚板覆帑上隱然爲銀錠椶痕以惑人第損剝非復舊拓本之遒勁矣

劉丞相既刻法帖于郡齋復依倣前本刻石十卷以歸私第予頃在九江見故家所藏一本與長沙本絕相似而小異其後有人跋云先丞相私第本也疑是劉氏子弟所跋後復見一本與姑蘓九江所見本用紙墨皆與南碑不類而慶曆中題字止三兩卷有之蓋即劉氏本也

秦明子常以里中兒不能書爲病將其兵於長沙也買石模刻僧寶月古法帖十卷謀舟載入黔江壁之黔江之紹聖院刻石者潭戶陽正臣

父子詳見山谷集中予淳佑甲辰道過三衢見好事家適有此帖其卷帖之多寡次序之先後字行之長短悉同淳化閣帖而紙墨髣髴似戲魚堂中興以前拓本其所以異者第一卷有淳化篆畫三行云降受供備庫副使充東第八副將訓練潭州諸將潭州駐劄秦世章家本其後又一行云長沙陽正臣重摹男仙芝靈芝鐫第二卷至八卷尾各題長沙正臣重摹勒八字却無淳化篆書及世章銜位又第八卷取鄉女婿

帖內第二行休字立人作兩點第二卷鍾繇宣
宗帖內榮名作榮石正與戲魚帖同第九卷尾
題長沙陽正臣重摹七字第十卷題長沙人陽
正臣重摹男仙芝爲一行此下似別有字偶截
損不可攷矣

福州福清縣民家舊有板刻絳閣急就章厓塔
題名四帖其刻稍精賣碑家得之往往駕名官
帖以惑人但彼中匠者不善用蠟每每有研光
痕可以證驗

頃得一帖凡數卷子蜀中次序先後高低皆與
長沙古帖同亦所疑爲黔江帖

法帖十卷用十干爲號後有崇寧五蕭論紀

學王十年坐則畫地卧則畫被

點欲堅重如鐵鈎欲活而有力如銀

用筆當如印泥畫沙始不悟後於江岸見河地
平淨以錐畫字媚好可愛始信長史之言爲藏
鋒也

褚遂良書字裏金生行間玉潤

鍾繇弟子宋翼每画一波三折筆作戈如百鈞
弩作一點如高峰墜石作一牽如百歲枯藤作
一放縱如驚蛇入草

字多內衝骨者謂之墨猪

張芝書謂之亞聖張旭草入聖八分入妙隸入
能

當時繆詢客前身應画師

凡画山言丈尺寸分者王右丞之法則也山者
有主客尊卑之序陰陽逆順之儀其山布置各

有形體亦有名呼習山水之士好學之流切要
知之也主者爲衆山中高而大者是也有雄氣
而敦厚傍有輔峰藂圍者客也大者尊也小者
卑也大小高卑朝於主者順也不如此者逆也
客者其山不相干而過也分陰陽取之也凹深
爲陰凸面爲陽山有高低大小之序以近次遠
至於廣極者洪谷子云尖者曰峰平者曰頂圓
者曰巒相連曰嶺有穴曰岫峻壁曰崖窪曰岩
岩下有穴爲岩穴也

多草木者謂之岵無草木者謂之岐石戴土爲之崔嵬石山有土也土戴石謂之砠土山有石也

通人曰谷不通人曰峪

東山宜画村路耕鋤旅店山居游宦行旅之類西山宜画關城棧道驟網高閣觀宇之類北山多用盤車駱駝採樵背負之類南山宜画江鄉漁市水村鄉閣之類但加之稻田漁梁盤車駱駝也

春山純冶夏山蒼翠秋山明淨冬山慘淡此四時之氣象也

郭氏云山有三遠自山下而仰背後有淡山者謂之高遠自前山而窺後山者謂之深遠自近山而至遠山者謂之平遠又謂論三遠者有山根邊岸水波亘望而遙謂之濶遠有野霞溟漠四野水隔而彷彿見者謂之迷遠景物生極而微茫縹緲者謂之幽遠

凡画全景者重疊覆壓只咫尺重深以近以遠或

淀
敷

從下層疊分布相輔以卑次尊各有順序又不
可大實仍要嵐霧鎖映林木遮藏不可露體如
人無衣乃窮山也且山者以林木為衣裳以少
木為毛髮以烟霞為神采以景物為妝飾以水
源為血脉以嵐霧為氣象

且水有緩急淺深此為大體也山上有水曰現

現謂出山下有水曰淀徒練切謂其文容緩山澗間有水

曰崩音耕沸而激石者謂之湧泉山石間有水澤

發而伸仰沸者謂之噴泉言瀑布者巔崖峻險

之間一水飛出如練千尺懸濯于萬仞之下有

驚濤怒浪滾騰沸噴濺漂流雖鼉魚鼈皆不

能容也言濺撲者山間積水欲流而石隔罅中

猛下其片浪如滾有石迎激方圓曲折交流會

合用筆輕重自用分淺深也言深者激流攢衝

鳴湍疊擢噴若雷風四面業流謂之淙也言片

水不用分間一片注下沂水也與瀑布頗異亦

宜分別有海水風波浩蕩巨浪捲翻山水中少

用也有兩邊峭壁萬仞不可通途中有湍急漂

國景之尤

流如箭舟船不可停者破水耳無過於此也
言江湖者洞庭之廣大也言泉源者水平出之
流也其水混混不絕故孟子所謂不舍晝夜者
是也惟溪水者山水中用之多矣深宜盤曲掩
映斷續伏而復見以遠至近仍宜用烟霞隱鎖
爲佳王右丞云路欲斷而不斷水欲流而不流
此之謂歟有砂磧者水心通流之沙灘也水流
於兩邊迴還於壑者有岸而無水也

水有四時之色春微碧夏水微綠秋水微青冬
水微滲又有沙汀烟渚皆水中人可居而景所
集也至於魚鱗鴈落之類畫之者當自取才謂
流水爲山之血脉凡畫山水故宜天高地濶爲
佳也

凡林木有四時榮枯大小叢實只尺深重以遠
以近故林木要看蒼逸健硬筆迹堅重或質或
麗以筆欲斷而復續也且或輕重本在運筆高
低暈淡悉由於用墨此畫林木之要格也

洪谷子曰筆有四勢骨筋皮肉也筆絕而不斷

謂之筋纏縛隨骨謂之皮筆削堅正而露節謂之骨起復圓混謂之肉凡畫宜骨相輔也肉多者肥而軟濁也苟美矣無骨者剛而柔也勁成者無肉也跡斷者無筋也墨大而質朴者失其真氣墨微怯而弱者敗其真形其木定分而有勢不可太長者無勢而亂作盤曲乏其勢也若只取剛硬而無還轉者虧其生意若筆細墨微者怯弱也

木貴虬健直硬其形勢甚多或聳而板起者或

屈折而俯仰者或躬而若揖者或如醉而狂舞者或如披頭杖劍者松也或怒龍驚虬之勢騰龍伏虎之形以狂怪而飄逸以偃亞而躬身離枝倒起倒水如倒於水中者巔崖嶮峻倒崖而其身覆下為松之義備矣其勢分萬狀變態莫測画根者臨崖倒起之木其根起伏出板土外狂而迸也其平立之木當以大根深入惟傍迸小根方宜出土也凡作枯槎槁木務要嵌空耳且松者若公侯也為衆木之長亭亭氣高上盤

於空勢轉輔霄漢枝進而復掛下接凡木以貴
待賤如君子之德和而不同荆浩曰成材者氣
既高餘不材者抱節自屈有偃蓋而枝盤頭低
而亞腰者爲異松也皮老蒼鱗枝枯葉少者爲
枯松也訣云松不離兄弟爲高低相亞松亦有
子孫者爲絡枝相續幼松者其稍凌空而聳出
其枝交結而陰重也且栢者若侯伯也訣曰栢
不蕪生要老逸舒暢空宜轉紐捧節有文多枝
少葉節嵌空勢若蛟虬身去而復回蕩迹縱橫

乃古栢之狀惟勁栢者葉密枝逆稍勢聳枝檜
者松身栢葉會於松栢曰檜其枝形肆而盤曲
其葉聚散而無定乃古檜之體種種群木難以
具述惟楸梧柳槐儀各異大槩有葉之木貴在
豐茂而陰鬱至於寒林者止務森聳重深分布
而不雜宜於枯稍老槎皆當用淺墨軟稍之木
相伴和爲之故得幽韻清氣林鏤 不用明白
尤宜烟嵐映帶誠李成咸熙中深得其妙用者
哉

梁元帝云木有四時春英夏映秋毛冬骨春英者謂葉細而花繁也夏陰者葉密而茂盛也秋毛者葉疎而飄零也冬骨者葉枯而枝槁也其有林鬱者岩上有密木也其有林麓者山脚下有林木也林木廻者遠林烟暝也遠木者取其大要而不可狂斜倒起隱淡宜立辨其形骨不可一一分明也又云質者形質備也以禱木取其大綱用墨淺淡相重矣林木者山之衣也如人之衣故使人儀盛之貌所貴密木茂林華盛之表不可微少者露骨而人如衣少者若作一窠一石務要簡耳

凡画石貴要磊落雄壯蒼硬頑澁磐頭陵面層疊厚薄覆厚重深落筆堅濃之堆凹深凸淡之形皴拂陰陽點勻高下乃爲破墨之功也言盤石者大石也然石之狀不一或層疊而秀潤或崔嵬而巔峩有岩嵯嵯者有怪石崩灘者或直插入水而深不可測者或根浸水而脚石相輔者碎岬嶙峋千狀萬態縱橫放逸其體無定而

又彼法多端也有披麻皴者有點皴鵲者爾雅云謂木皮甲錯也有研深皴者橫皴者各有古今體法存焉又古昔有云石無十步山有千里况爲山之體貴其潤澤而不貴枯燥也

通山川之氣以雲爲總也雲出於深谷納於岵夷揜日蔽空勃然無所拘也升之於晴霽則顯四時之氣象故春雲如白鶴則其體閒逸融和舒暢也夏雲如竒峰則其勢陰鬱濃變而無從也秋雲如輕浪漂鱗或堯羅之狀朗淨而清明

也冬雲如深墨滌翳示其玄冥之色昏色深重此晴雨四時之象也故春陰則雲氣淡蕩夏陰則雲氣突墨秋陰則雲氣輕浮冬陰則雲氣黯淡此陰雲四時之象也然雲之體合散不一輕而爲烟重而爲霧浮而爲靄散而爲氣其有風光山之氣也烟之輕者雲捲霞舒雲者氣之所聚凡畫者分氣候別雲烟爲先山水中所用者霞不重以丹青雲不重以繪綵恐失嵐光野色自然之氣也且雲者有出谷雲有游雲有寒雲

有朝雲有暮雲雲之次爲霧霧次爲烟有晨烟有暮烟有輕烟烟之次爲靄有江靄有淡靄有遠靄雲烟靄靄之外又言其霞者東曙明霞又曰朝霞西照暮霞乃早晚一時之暈不可多用凡雲霧烟靄之氣爲嵐光之色遙岑遠樹之神彩也

人物如尸似塑花瓶中所插飛禽走獸但取皮毛山水林泉模糊遮掩屋廬高大不稱橋約強作斷形山脚水面水厚無來歷凡此數病皆謬

郭熙画於角有小熙字印梢太年永年則有大年某年筆記蕭照姓名作石鼓文書崔順之書姓名於葉下易元吉書於石間王晉卿家藏則有寶繪堂方寸印米元章有米氏翰墨米審定真跡等印或用團印中作米帝字如蛟形江南李主所藏則有建業文房之印內合同印陳簡齋則有無住道人印蘓武功家則有許國後裔蘓香國老等印東坡則有二寸長形印文曰趙郡蘓軾圖籍吳傳朋則曰延州說私印

宋復古作瀟湘八景初未嘗先命名後人自以爲洞庭秋月等目之今画人先命名非夫也唐盧楞伽筆世人罕見予於道州見所作羅漢十六衣紋真如鉄線惟崔白作圈線頗得緒餘至伯時方不及也

人物鬼神生動之物全在點睛睛活則有生意宣和畫院工或以生漆點睛然非要訣須先圈定目睛填以藤黃少墨於藤黃中以加墨濃加一點作童子然須要參差不齊方成童子又不

可塊法此妙法也

山水則當李成范寬花果則趙昌王友花竹翎毛則徐熙黃筌崔白崔順之馬則韓幹伯時牛則厲范二道仙佛則孫太古神怪則石恪猫犬則何尊師周紹

營丘作山水危峰奮起蔚然天成橋木倚磴下而成陰軒囊闢雅愜然遠眺道路深窈儼然深居用墨頗濃而皴斫分曉凝坐觀之雲烟忽生澄江萬里神變萬狀

范寬山川渾厚有河朔氣象瑞雪滿山動有千里之遠寒林孤秀挺然自立體態嚴凝然三冬在目

趙昌折枝有工花則含烟帶雨咲臉迎風果則賦形奪真莫辨真偽設色如新年遠不退友乃昌之上足賦彩入昌之室寫生則未逮繼友之後者惟長沙吳澤也

徐熙處士乃南唐人腹飽經史所寒蘆荒渚水鳥野鳧自得天趣黃筌乃孟蜀主画師日對富

貴所作多奇園花錦真似粉堆而不作圈線孔

雀鷓鴣豔麗之禽動心生意

崔白多用古格作花果必先作圈線勁利如鐵絲填以衆彩逼真所作花飄然風生順之乃台之孫綽有祖風所作翎毛獨步天下上有御寶乃順之所作至虛殿立屏面流落人間徽廟時已艱得之

幹與李杜同時所作馬世間無一二長幘上作街道闌干下作馬林並無他物象其馬神駿不

可名狀

伯時惟作水墨不設色其画殆無筆迹凡有筆跡重濁者皆作偽其於人物面相尤妙

厲歸真范子潛皆異人厲多作寒林而牛作建觀如活近視有未工處范多作楊柳筆頗嫩而牛亦不及厲然二家近世所無

太古蜀人多用游絲筆作人物而失之軟弱出伯時下然衣摺宛轉曲畫過於李

恪亦蜀人其画鬼神倚怪筆畫勁利前無古人後無作者亦能水墨作蝙蝠小禽之屬筆畫輕盈而曲畫其妙

尊師不知何許人格則熙寧画院紙應所作猶大何則有士夫氣用則工人態度生動自然古畫多直幅至有画身長八尺者雙幅亦然橫批始於米氏父古画字非

河北經緯一等故無背画江南其經粗而緯細有背画唐人画或用搗熟絹為之前止是生搗令絲扁不碍筆非如今煮練加漿也古絹自然

破者必有鯽魚口與雪絲僞作者則否或用絹
包硬物推成破處前絹本堅易辨也

古人多作簪頂軸小而重今人所用多用蔗段
大而輕古人用棗木降真或烏木象牙它木不
用也

曹鼎興古稱善画作人物衣紋縠皺画家用曹
衣出水吳帝當風

謝赤云愷之画迹不迫意聲過其實近見唐人
摹本果得其說陸探微與愷之齊名余平生止

見文殊降靈真跡部從人物共八十人飛仙四
輩各有妙處內亦有番僧手持髑髏孟者蓋西
域俗然此卷行筆緊細無纖毫遺悵望之神采
動人真希世之寶也

展子虔画山水大抵唐李將軍父子多宗之画
人物插法甚秀隨以色暈開余常見故實人物
春山人馬寺圖又見北齊後主幸晉陽宮畵人
物面部神彩如生意度真足爲唐画之祖

六朝畫魯義姑畵一兵士持戈作勇猛之勢義

姑作安祥荅問之態弃所生子於地作畏懼恐
怖急挽母衣之狀而所挽之子以兩手抱義姑
之頸回視兵士一一如生筆法細潤傳色鮮明
望而知其非唐畫

衛協晉人也唐名畫記品第在顧生之上世不
多見其蹟畫譜所傳高士畷刺虎畷

顧愷之畫如春蚕吐絲初見甚平易且形似時
或有失細視之六法兼備有不可以語言文字
形容者曾見初平起石畷夏禹治水畷洛神賦

小身天其筆意如春雲浮空流水行地皆出自
然傳染人物容貌以濃色微如點綴不求暈飾
唐吳道玄早年常慕愷之畫立筆置意大能彷彿
宜和紹興便題作真蹟

唐閻立本畫三清象異國人物積貢圖傳法太
上像五清像皆宜和明昌物余並見之及見步
輦畷畫太宗坐步輦上宮人十餘舉輦皆曲眉
豐頰神彩如生上一朱衣髯官執笏引班後有
贊普使者服小團花衣及一從者贊皇李衛公

國畫家譜 卷之九
小篆題其上唐人八分書贊普使婚事宋高宗
顯印字真奇也

王芝子慶家收闡立本画西域畜爲唐画第一
趙集賢子昂題其後云画惟人取難器服舉子
有古人所特留意者此一備盡其妙至於髮
采生動有欲語狀蓋在虛無之間真神品也

吳道子筆法超妙爲百代画聖早年行筆磊落
揮霍如尊菜條人物有八面生意活動方貞平
正高下曲直折筭停分豈天不如意其傳采於焦

墨痕中略視無染自然出縑素世謂之吳裝當
時弟子甚多如羅稜伽楊庭光其尤者也

周昉善画貴游人物又善寫真作仕女多豐麗
豐肥有富貴氣

王右丞惟風土人物山水筆意清潤画羅漢佛
像致加平生善作雪景劔閣棧道羅網曉行捕
魚雪渡村墟等畜其画輞川畜世之高家者也

李思訓画着色山水用金碧輝映自爲一家法
其子昭道變父之勢妙又過之故時人號爲大

李將軍小李將軍至五代蜀人李昇工画着色山水亦呼為小李將軍宋室伯駒字千里復放倣為之嫵媚無古意余嘗見神女畜明皇御苑出遊畜皆思訓平生合作也又見昭道海岸畜絹素百碎粗存神采觀其筆墨之原皆出展子處筆也

曹霸画人馬筆墨沉着神采生動

趙集賢子昂嘗題云唐人善画馬者甚衆而曹韓為之最蓋其命意高古不求形似所以出衆

之右

常偃画馬松石更佳世不多見其筆法磊落揮

霍振動杜子美詩所謂戲拈秃筆掃騶倏見騏

驎出東壁者余嘗收紅韉覆背駉馬畜筆力勁

健駿尾可數如顏魯公書法往歲鮮于伯幾見

之驚嘆累日賞賦詩曰渥洼產馬如產龍常偃

画馬如画松

韓幹初師陳闕後師曹霸画馬得骨肉停均法遂與曹韋並馳名爭先之及画貴游人物各臻

其妙至於傳染色入縑素

戴嵩專畫牛爲韓晉公慕容專師法於韓而青
出於藍者也不惟畫牛至於山原樹石牧子樵
童亦各臻妙

韓晉公澠畫人物及爲牛圖

陳闕開元中人物得名

唐人花鳥遒鸞最爲馳譽大抵精於設色穠艷
如生其他畫者雖多互有得失歷五代而得黃
筌資集諸家之善山水師李昇鶴師薛稷龍水

師孫位至於花竹翎毛超出衆史筌之可齊名
惟江南徐熙志趣高尚畫竹木魚蟲妙奪造化
非世之畫工所可及也熙畫花落筆頗重略施
冊粉生意勃然黃之子居寶居崇熙之孫崇嗣
崇矩各得家學熙之下有唐希雅亦佳多作顫
筆棘針是効其主李重光書法後有長沙易元
吉作花果禽畜尤長於獐猿多遊山林窺猿猱
禽鳥之樂苗其意趣若趙昌惟以傳染爲工求
其骨法氣韻稍劣也又如滕昌祐丘慶余葛守

昌崔白艾宣丁昉之徒皆得其緒餘以成一家
要知花鳥一科唐之邊鸞宋之徐黃爲古今規
式所謂前無古人後無作者是

尉遲乙僧外國人作佛像甚佳用色沉着堆起
絹素而不隱指平生凡四見真蹟要在廬稜
伽之下

楊庭光學吳生行筆甚細而不弱畫佛像多在
山林中雜畫一一臻妙

裴寬善畫小馬

石清潤可愛

畫瑛師吳生筆法文不及惟得傳色之法

周古言畫在周昉之下文矩之上

予嘗不知畫家何謂皴法問之但曰樹石要皴
耳而皴之字義漠然因求之說文皴細起波也
方悟樹石所以有皴耳

張萱工仕女人物尤長於嬰兒不在周昉之右
平日凡見几許本皆合作畫婦人以米暈耳根
以此爲別觀者不可不知

匡憲家首 三十九卷
王洽潑墨成山水烟雲慘淡脫去筆墨町畦
湯子昇画人物極妙江南人家有鑄鑑者

盧鴻一画傳世不多

范長壽醉道畵曾見二本皆真軸筆法堅實可
愛其色亦潤

蜀人画山水人物皆以孫位爲師龍水尤位所
長者世言孫位画水張南本画水水本無情之
物二公深得其理嘗見孫位水官魚龍出没於
海濤神鬼變滅於雲漢覽之凜凜然

荆浩山水爲唐宋之冠關仝嘗師之浩自號洪
谷子作山水訣爲范寬輩之祖

陸冕画人物極工

五代左禮與韓虬同名画佛像入妙

關仝霧鎖山關畵差嫩

董元天真爛熳平淡多唐無此品在暈宏上
支仲元画神仙人物多有作奕奕之勢筆法師
顧陸緊細有力人物清潤不俗

唐画龍畵在東浙錢氏家絹十二幅其高下稱

是中止画一龍頭一左臂雲氣勝湧墨痕如人
臂筆蹟員勁沉着如印一鱗如二尺盤大不知
當時用何筆如此利峻上有吳越錢王大書曰
感應祈雨神龍并書字蹟舊題作吳道子要知
唐人無疑

仕女之工在於得其隴門之態唐周昉張萱五
代杜霄周文矩不及蘓漢臣輩皆得其妙不在
施朱傅粉鏤金佩玉以飾爲工余嘗收宮女畜
文矩筆也置玉笛於腰帶中自視指爪情意凝

此知其所思也又見文矩畫高僧試筆畜在
錢唐民家一僧攘臂揮翰南向數士人咨嗟噴
噴之態如聞有聲

董元真山畜今在吳崇文家元真爛熳拍塞滿
軸不爲虛歇烘鎮之意而幽深古潤使人神清
爽朗如人行山陰道中應接不暇

顧德謙蕭翼賺蘭亭畜在宜興岳氏作老僧自
負所藏之意口耳可見後有米元輝畢少董諸
公跋少董畢良史也跋云此画能用朱砂石粉

而筆力雄健入本朝諸人皆所不能比丘塵柄指掌非盛稱蘭之美則力辭無以蕭君袖手營度曲縮其意必欲得之皆是妙處画必貴古其說如此又山西童藻跋云對榻僧斬色可掬僧亦復不悅

胡環画番部人馬用狼毫製筆疏渲駿尾緊細有力至於阮虜什物各盡其妙阮部画人物仕女極工且秀美

五代婦人童氏画六隱禽見于宜和画譜今藏

山陰王子才監簿家乃画范蠡至張志和等六人乘舟而隱居者山水樹石人物如豆許

衛賢五代人作界画可觀

王子慶驢鳴禽亦佳但樹木古拙皴法老耳

胡翼工画人物関全画山水人物非其所長多使翼爲之

僧貫休画羅漢高僧不類世俗容貌

郭乾暉画鷹鳥得名于世鍾德亦負氣自謂不及乃變姓名受傭於郭經年得其筆意求去再

拜陳所以郭憐之畫以傳授故與齊名

郝澄画馬甚俗

陸瑾江南人画捕魚畵大抵宗王右丞斌媚過之

厲歸真五代人画牛甚妙嘗見牧牛畵大幅遠

山清潤人牛閒適後有人分書羽士厲歸真筆

張符画牛得名于唐曾見渡水牛一卷甚平常

在哉高之下符自號烟波子

曹伯 曹及五方如來像余曾見之聞江南

王氏家有白衣觀音像未見大抵曹師吳生不

得其法晚自作細筆画以自別為一家在支仲

尼下

孫 石問禪畵在錢塘人家一松清潤一

僧甚 一士人作問答禮意筆法精妙古稱

為孫吳生名不虛得董羽龍似魚傳古龍似蜈

蚣

近世陳容公儲本傳家者流深得變化之意潑

墨成雲噴水成霧醉余大叫脫巾濡墨信手塗

抹然後以筆成之昇者降者俯而欲噓者怒而
視者踞而爪石者相向者相聞者乘雲躍霧戰
沙出水者以珠爲戲而爭者或全體發見或一
臂一首隱約而可名狀者曾不經意而皆得神
妙豈胷中自有得於天者耶

五代表袁羲宋徐白善畫魚及觀其迹不過力几
間物耳使人徒起羨膾之興獨文臣劉棻畫水
中魚雖風萍水荇觀之活動至於鱗尾性情遊
潛迴泳皆得其妙

僧運能五代人善畫佛像

武宗元宋之吳生也畫人物行筆如流水神采
活動

營丘李成世業儒胷次磊落有大志寓意於山
水凡烟雲變滅水石幽閒平遠險易之形風雨
晦明之態莫不曲盡其妙

宋復古李公年王詵陳用志皆宗師之得其遺
意亦著名一世郭熙其弟子之最著者也

郭熙河陽人宋李成善得烟雲出沒峰巒隱顯

之態嘗論画山曰春山淡冶而如咲夏山蒼翠而如滴秋山明淨而如壯冬山慘淡而如睡觀其議論可知其畫也

後世楊士賢顧諒皆學画

范寬名中正以其豁達大度人故以寬名之画山水初師李成既乃嘆曰與其師人不若師諸造化乃脫舊習遊秦中徧觀奇勝落筆雄偉老硬真得山骨體宋三山超絕唐世者李成董元范寬三人而已嘗評之董元得山之神氣李成

得山之體貌范寬得山之骨法故三家照耀古今為萬世師法寬尤長雪山見之使人凜凜其弟子黃懷玉紀真商訓然黃失之工紀之拙各得其一體

許道寧初賣藥長安市中画山水以集衆故蚤年画俗惡

王詵字晉卿學李成山水清潤可愛又作者色山水師唐李將軍不今不古自成一家內臣馮瑾慕其筆墨臨做亂真高宗竟題作王詵觀者

不可不察

李伯時宋畫人物第一專師吳生照映前古者也畫馬師韓幹不爲着色獨用澄心帑爲之惟臨摹古畫用絹素着色筆法如雲行水流有起倒作天王佛像全法吳生

士人喬仲常專師伯時彷彿亂真至南渡吳興僧梵隆亦師伯時但人物多作出水紋稍神氣

王瑞畫人物古拙無神氣

石恪畫戲筆人物惟面部手足用畫法衣紋麓

筆成之

武岳長沙人工畫人物尤長於天神星像用筆純熟其子洞青能世其學過父遠甚凡世間星象天神藥王等象傳流甚多神妙不俗大抵與武宗元相上下而神彩勝之

元稱嘗作華亭李公年字景元作翎毛有天趣樹木不佳

宋宗室如千里希遠皆得丹青之妙如大年小景如墨鴈雜禽又出尋常宗室墨筆之外者

濮王宗漢墨鷹可入神品

宋迪字復古師李成清甚士大夫畫中最佳不在李公年之下其猶子子房亦得家法

劉涇字巨濟與元章同爲書畫友作枯木有奇思

周怡者畫院人宣和末承應摹倣唐畫有觀

崔元蘆雁之類雖清致余平生不喜見之獨有

一大軸絹潤一丈許長二丈許中濃墨塗作八

大雁畫飛鳴宿食之態東坡先生大字題詩曰

扶桑之蠶如甕盎天女織絹雲漢上往來不遣

鳳御梭誰能鼓臂投三丈

云云

李伯時十六小馬齒至京師始見之紙素數寸

中作山林十六馬飲水齧草樂天趣於其間神

駿可愛伯時小字題其後

徽宗自畫夢遊化城畜人物如半小指累數千

人城郭宮室麾幢鼓樂仙嬪真宰雲霞霄漢禽

畜龍馬凡天地間所有之物色色具備爲工甚

至觀之令人起神遊八極之想

國朝畫史 二十九卷 四十七
程坦元章時人善集畫

畢少董能画山水不在朱希真之下

馬和之作人物甚佳行筆飄逸時人目爲小吳生

徽宗性嗜画作花鳥山石人物入妙品作墨花墨石間有入神宮者歷代帝王能画者至徽宗可謂盡意當時設見画學諸生試藝如取程文寺高下爲進身之階故一時技藝皆臻其妙嘗命舉人學画孔雀上墩障屏大不稱旨復命餘

子次第呈進有極盡工力亦不得用者乃相與詰闕陳請所謂旨曰凡孔雀上墩必先左脚脚脚所畜俱先右脚驗之信然群工遂服其格物之精類此當時承平之盛四方貢獻珍禽異石奇花佳果無虛日徽宗乃作冊畜每一枝二葉十五版作一冊名曰宣和睿覽集累至數百及千餘冊余度其萬幾之餘安得工暇至於此要是當時画院諸人做做其作特題印之耳然徽宗親作者余自可望而識之

文與可竹真者甚少

東坡先生文章翰墨照耀千古復能留心墨戲作墨竹師文與可枯木奇石時出新意

米芾元章天資高邁書法入神宣和立書畫學擢為博士初見徽宗進所畫楚山清曉畵大稱旨復命書周官篇於御屏書畢擲筆於地大言曰一洗二王惡札照耀皇宋萬古徽宗潛立於屏風後聞之不覺步出從觀稱賞元章再拜求索端視因就賜元章喜拜置之懷中墨汁淋漓

韻極

朝服帝大咲而罷其為豪放類若此作畫喜寫古賢像山水其源出董元天真發露恠恠奇奇枯木新篁時出新意然傳世不多耳其子友仁字元暉能傳其山水清致可掬亦略變其尊父所為成一家法烟雲變滅林泉點綴生意無窮平生亦真玩不曾易予人當時程者年有詩云善根樹木能插朦朧雲山如今身貴也不肯與人問

王士元善畫山水屋木宣和畫譜止於山水部

文季作山水細碎清潤可愛然取其氣骨無有也

衣文現工畫牛有聲然形似有之古意不足

李伯時摹李將軍海岸畝雖摹昭道法至於筆意水痕林藂處不能脫其習

孫太古湖灘水石畝在昭石民家雙幅長軸中畫一石高數尺湍流急處飛濤走雪聽之耳覺有聲筆法甚老黃筌不能過也

鄆王徽宗第二子也能畫花鳥克肖聖藝墨花

入能品嘗見一卷後題年月日臣某畫進呈徽宗御批其後曰覽卿近畫似覺稍進但用墨粗欠生動耳後作當謹之

張敦禮汴梁人畫人物師六朝

花光長老以筆暈作梅如花生意別成一家政所謂寫意者也傳世不多僕平生止見四五本子昂學其枝條花用別法宋南渡士人多有善畫者如朱敦儒希真畢良史少江參貧道皆能画山水窠石若画院諸人得名者花李少周

唐曾馬賁下至馬遠夏圭李迪李安忠樓觀梁楷之徒僕於李唐差鑒賞門其餘亦不能盡別也

池州画工作九華秋浦畫元章云甚有清趣師董元

楊叔雅江右人墨梅甚佳大抵宗補之則出新意水仙蘭亦佳

趙孟堅子固墨蘭最得其妙其葉如鐵花莖亦佳作食時用筆輕拂如飛白書狀前人無此作

也画梅竹水仙松枝墨戲皆入妙品水仙為尤高子昂專師其蘭石

廉布字宣仲画枯木藂竹奇石清致不俗本學

東坡故青出於藍自號謝澤老人画松栢亦奇

杭州龍井寺版壁画松石古木二真得意筆後

有王清叔亦画古木竹石

常州太平寺佛殿後壁有徐友画水名清濟貫

河中有一筆尋其端末長四十丈觀者異之友

之妙豈在是哉筆法既老波浪起伏得其水勢

相對活動愈看愈奇火間寺屋畫焚如此殿鬼

然獨存豈水能厭之耶

金人王庭筠字子端画枯木竹石山水

金人楊秘監者画山水畜專師李成

任詢字君謨金國人草書能品画山水亦佳在

王子端之下

金人画馬極有可觀

近世龔聖予先生名開淮陰人身長八尺額大

美髯讀書為文能成一家法画馬專師曹霸得

神駿之意但用筆最頗麗此不足為畸畫人物亦師曹韓畫山水師米元暉梅菊花卉雜師古作卷後必題詩或贊跋皆新奇自畫瘦馬題詩曰一從雲霧降天關空進先朝十二閑今日有誰憐駿骨夕陽沙岸影如山

江南畫工陳琳字仲美其先本畫院待詔琳能師古凡山水花木禽鳥皆稱其妙

高麗國畫用金銀箔子及朱墨點點如雨銷洒在紙上畫翎毛如中國花草亦佳

高麗畫觀音像甚工其源出唐尉遲乙僧筆意流而至於纖麗

吳道子畫家之聖也照映千古至宋李公麟伯時一出遂可與古作者並驅爭先得伯時畫三帀可敵吳生一帀得吳生畫二帀可易顧陸畫一帀

唐之鄭虔蜀之李昇並以山水名宣和畫譜皆入人物等部

燈下不可看畫醉餘酒邊不可看畫俗客尤不

可示之

老知書畫真有益却悔歲月來無多

古人畫藁謂之粉本前輩多寶畜之蓋其草草不經意處有自然之妙

俗人論畫不知筆法氣韻之妙但先指形似者又上達之士有一言論畫之神妙便云畫十二時辰畜有十二遊蜂循環飛動畫婦人則有廻身動頭之異不可枚舉此皆迂謬之說以求奇也今之人看畫多取形似不知古人最以形似

為末節如李伯時畫人物吳道子後一人而已猶未免於形似之失蓋其妙處在於筆法氣韻神彩形似末也東坡先生有詩云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隣作詩必此論定知非詩人

畫有賓主不可使賓勝主謂如山水則山水是主雲烟樹石人物禽畜樓閣是賓且如一尺之山是主凡賓者遠近折筭須要停均謂如人物是主凡賓者皆隨其遠近高下布景可以意推也

染絹上深下淡薰絹上黑顏色黯淡槌碎者文理不直絲亂斷惟自然古者絹黑而丹青自明看畫不必以縑素明闇爲辨

看畫如看美人其風神骨相有肌體之外者今人看古迹必先求形似次及傳染次及事實殊非賞鑒之法也元章謂好事家與賞鑒家自是兩等

收畫之法道釋爲上蓋古人用工於此欲覽者生敬慕愛禮之意其次人物可爲鑒戒其次山林有無窮之趣其次花草其次畫馬可以閱神駿若仕女番簇雖精妙非文房所可玩者

今人收畫多貴古而賤今且如山水花鳥宋之數人超越往昔但取其神妙勿論世代可也只今如軀趙子昂金國王子端宋南渡二百年間無此作

觀畫之法先觀氣韻次觀筆意骨法位置傳染然後形似此六法也若看山水墨竹梅蘭枯木奇石墨花果禽等遊戲翰墨高人勝士寄興寫

意者慎不可以形似求之先觀天真次觀筆意
相對忌筆墨之迹方爲得趣

山水之爲物稟造化之秀陰陽晦冥晴雨寒暑
朝昏晝夜隨形改步有無窮之趣自非胸中丘
壑汪洋如萬頃陂者未易摹寫如六朝至唐初
畫者雖多筆法位置深得古意自王維張璪畢
宏鄭虔之徒出深造其理五代荆關又別出新
意一洗前習迨于宋朝董元李成范寬三家并
立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山水之法始備三家之

下各有入室子弟二三人終不迫也

所謂款識乃分二义款謂陰是字凹入者刻畫
識之謂陽字是挺出正如臨之與摹各自不同
也臘茶色亦有差別三代及秦漢間之器流傳
世間歲月漫久其色微黃而潤澤

世人論畫必曰畫有十三科山水打頭界畫打
抵故人以界劃爲易事不知方圓曲直高下低
昂遠近凹凸工拙纖麗梓人匠氏有不能盡其
妙者况筆墨規尺運思於縑楮之上求合其法

度準繩此爲最難古人畫諸科各有其人界畫則唐然無作者五代始得郭忠恕一人其他如王士元趙忠義輩數人而已如衛賢高克明抑又次焉近見趙集賢子昂教其子作界畫云諸畫或可杜撰瞞人至界畫有不用工法度者上古之画迹簡而意淡顧陸之流是也中古之画細密而精微展鄭之流是也近代之画煥爛以求備今人之画錯亂而無旨

顧愷之曰画人最難次山水次狗馬其臺閣一定器耳韓子曰狗馬難鬼神易狗馬乃凡俗所見神鬼則謫怪之狀

吳道玄往往於佛寺画壁縱以怪石崩灘山水之變始於道玄成於二李李將軍思計子昭道中舍也樹石之狀妙於常偃窮於張通又若王右丞之深重陽僕射之奇瞻王宰之工密劉商之取象

吳道子画仲由戴木劍關令公画昭君著帷帽殊不知木劍創於晉代帷帽興於本朝舉此凡

例亦畫之病也且如幅巾傳於漢魏暴離起自齊隋幘頭用於周朝巾子創於武德胡服靴衫豈可輒施於古象衣冠組綬不宜長用於今人芒屨非塞北所宜牛車非嶺南所有

李嗣真評畫展之地處地原關江山之助迹參戎馬乏簪裾之儀如鄭玄未辨查梨蔡謨不識螭螭

徧觀衆畫唯顧生畫古賢得其妙理又首創細象有清羸病妙容隱几忘言之狀陸張效之終及顧陸張吳爲正經楊鄭畫展爲三尺餘畫爲百劉褒漢桓帝時人畫雲漢畜人見之覺熱又畫北風畜人見之覺寒

董伯仁展子許皆隋人李嗣真云畫有展之車馬展無畫之臺閣

自蜀主紀以來故藝能之士精於書畫者衆矣沙門曇成學李陽冰篆曇城則神天師門人也道士張昭胤效柳公權書昭胤則傳真天師門人也工部員外張昭礫微韓擇木八分書昭礫

乃杜光庭門人僧曉蠻倣張昭聖時蠻心夢龜
弟子皆追人而差比肩也獨黃少監簽師邊鸞
在竹處士膝唱倣梁廣花木野人姜道隱本
張藻松石道隱不事談論不與人交性不冠帶
不跪人謂之操頭相國李旻爲著名常道德
常住錦竹山中李司議文才閭立本寫真書畫
八人皆妙絕當代野人平生討莊老之書有暇
而性好畚龍之真興思忽至即畫百尺之狀縱
意揮畫苟不稱意則塗抹之不啻餘軀而已飄
飄然雲陰雨影似有蜿蜒之勢擲筆撫掌自爲
怡遠嘗以此爲適意之作亦選集龍筆三卷
傳於家

蓋寫其形必傳其神傳其神必寫其心否則君
子小人貌同心異貴賤忠惡奚自而別形雖似
何益故曰寫心爲難

永樂末錢塘畫士戴進從父景祥徵至京師筆
雖不凡有父而名未顯也繼而還鄉攻其業遂
名海宇鎮守福太監進畫四幅并薦先生於

宣廟戴尚未引見也。宣廟召画院天台謝廷
循評其画初展春夏謝曰非臣可及至秋景謝
遂忌心起而不言上顧對曰屈原遇昏主而投
江今画原對漁父似有不遜之意上未應復展
冬景謝又曰七賢過関亂世事也上勃然曰福
可斬是夕戴與其徒夏並飲于慶壽寺僧房夏
遂醉其僧竊其度牒削師之髮寅夜以逃歸隱
于杭諸寺爲作道佛諸象故今花藏潮塢尚多
手迹吾友張濟川家有天王斗聖數十幅繼而

庭循使人物色戴聞雲南黔國好画因往避之
值歲暮持門神至其府貨之其時石銳爲沐公
所重石見其画曰此非画工可爲也詢戴同郡
人遂館穀之然終不使之越已又數年謝歿而
少師楊公士奇太宰王公翱皆喜戴画歸則老
矣先生循循愉愉人樂與友凡親友不給者每
作數帑與之人爭貨焉其點染顏色妙奪造化
鋪叙遠近宏深雅淡人物山林較前人另出一
格其于諸家無不能王楊二公常稱其画當與

國憲家猷卷之三十九
古人相頡頏卒時七十五天順六年秋也字文
進以字行號靜菴又號玉泉道人先生沒後方
顯以画名世者無慮數十若李在周臣之山水
林良呂紀之翎毛杜堇吳備之人物上官伯之
神像夏少卿之竹石高南山之花木各得其一
支之妙如先生之蕪美衆善又何人歟

國憲家猷卷之三十九

國憲家猷卷之四十

東吳王可大元簡甫著集

醫藥一

元時杭人宋會之善醫治水蠱法以乾絲瓜一
枝去皮剪碎入巴豆十四粒同炒以巴豆黃為
度去巴豆用絲瓜炒陳倉米如絲瓜之多少米
黃色去絲瓜研之為末和清水丸桐子大每服
百丸皆愈其言曰巴豆逐水者也絲瓜象人脉
絡也去而不用籍其氣以引之也米投胃氣也

鮮于樞記

桑椹子及未毛之鼠以麻油釀之傳杖傷立効
本草拾遺謂人肉治羸疾自是人間以父母疾
或割股肉以進韓退鄆人對謂父母之疾烹藥
餌為孝未聞毀支體者也可謂有益于時俗矣
夢溪筆談載王安石不受薛師政紫團山人參
醫以為主疾非此藥不可治不知紫團山在何
地即今遼參否亦云在上黨

筆談又載月令冬至麋角解夏至鹿角解陰陽
相反如此今人用麋鹿茸作一種殆踈也又有
刺麋鹿血以代茸云茸亦血耳此大誤耳凡含
血之物肉差易長其次筋最難長最後骨難長
故人自胚胎至成人二十年骨體方堅唯麋角
自生至堅無兩月之久大者乃重二十餘斤其
堅如石計一晝夜須生數兩凡骨之頓成長神
速無甚於此雖草木易生者亦無能及之此骨
之至強者所以能補骨血堅陽道強精體也豈
與凡血為比哉麋茸利補陽鹿茸利補陰凡用

茸無求太嫩世謂之茄子茸但難得耳其實少力堅者又太老唯長數寸破之肌如朽木茸端如瑪瑙紅王者最良又戎狄中有麋麋鹿麋鹿極大而色蒼麋黃而無斑亦鹿之類角大而文瑩瑩如玉其茸亦可用

淡竹對苦竹而言除苦竹外皆淡竹也後人不曉於本草內別疏淡竹為一物今人食荀有苦荀淡荀即淡竹也

東南所用細辛皆杜衡也又名馬蹄香黃白拳

曲而脆乾則作團非細辛出華山極細而直深紫色味極辛習習如椒尤甚如椒故本草云細辛水漬令直是以杜衡偽為之也襄漢間又有一種細辛極細而直色黃白乃鬼督郵亦非也一人為虫所毒舉身潰爛呼一醫治之曰此為天蛇所螫疾已深不可為也以藥傳其創有腫起處以鉗拔之有物如蛇十餘條而疾不起又田家病癩通身潰爛一僧識之曰此天蛇毒耳取木皮煮飲一斗初日疾減半兩三日愈驗其

茸無求太嫩世謂之茄子茸但難得耳其實少
力堅者又太老唯長數寸破之肌如朽木茸端
如瑪瑙紅王者最良又戎狄中有麋麋鹿驪鹿
極大而色蒼麋黃而無斑亦鹿之類角大而
有文瑩瑩如玉其茸亦可用

淡竹對苦竹而言除苦竹外皆淡竹也後人不
曉於本草內別疏淡竹為一物今人食荀有苦
荀淡荀即淡竹也

東南所用細辛皆杜衡也又名馬蹄香黃白拳

曲而脆乾則作團非細辛出華山極細而直深
紫色味極辛習習如椒尤甚如椒故本草云細
辛水漬令直是以杜衡偽為之也襄漢間又有
一種細辛極細而直色黃白乃鬼督郵亦非也
一人為虫所毒舉身潰爛呼一醫治之曰此為
天蛇所螫疾已深不可為也以藥傳其創有腫
起處以鉗拔之有物如蛇十餘條而疾不起又
田家病癩通身潰爛一僧識之曰此天蛇毒耳
取木皮煮飲一斗初日疾減半兩三日愈驗其

木乃今秦皮也不知天蛇為何物或云草間黃花蜘蛛也人被其螫仍為露水所濡乃成此疾以上俱筆談

宋四明僧奉真良醫也一人子疾亟垂絕僧曰脾已絕不可治死在明日其人曰今方有事須陛對能延數日否僧曰諸臟皆已衰唯肝臟獨過脾為肝所勝其氣先絕一臟絕則死若急瀉肝氣令衰則脾少緩可延三日過此無術也乃授藥至晚乃能張目稍稍復啜粥明漸蘇而能

食其人喜甚僧曰此不足喜肝氣暫舒耳後三日卒

服鍾乳終身忌木

芎藭不可久服一人服之多無疾而卒苦參潔齒其氣入腎使人腰重

宋僧智緣善醫至京師每察脉知人貴賤禍福診父之脉而能道其子之吉凶王珪疑古無此王安石曰昔醫和診晉侯而知其良臣將死今視父知子尤一氣也

宋孫九鼎七夕日由汴岸而行忽遇已死張旒邀與同飲久之悟其為鬼懼曰爾死久我得無不利乎張曰君福頗大無害也行至麗景門鬼曰至此切勿顧顧即死矣君今已為陰氣所侵來日必暴下切勿服他藥只平胃散足矣蒼朮厚朴陳皮甘草為末姜棗煎湯調服孫回人訝其面黃沃之以酒暮大瀉十餘次如其言服平胃散而愈後為祕書少監

宋少卿張子頽晚年常目前見白光閃閃中有

白衣人如佛相者張信之彌謹然體瘠而多病矣汪壽卿一見大驚授以大丸數十粒小丸千餘粒曰十日內服之當盡却以報既數日視所見白衣人變黃衣人而光無所見矣欲得肉食又思飲酒又明日俱無見氣體異他日矣乃詰汪汪曰吾固知公脾初受病為肺所剋心脾之母也公既多疑心氣一不固自然有所覩吾之大丸實其脾小丸補其心肺為脾之子既不能勝其母自當愈也

趙應道監文思院有一官病瘵歷度不可療來辭且告其徒曰吾旦夕死矣老母無所託法然泣下才出外忽見一行路青衣道人語之曰瘍易治耳令買紙二幅以爪搯其中為一方竅經三寸許囑之曰候入夜燒一幅為灰調乳香湯傳患處即愈餘一幅可濟後人既歸如言傳藥畢就枕而臥及寤瘍愈茄落衆始悟曰兩方竅乃呂字也此雖仙術想乳香亦可療此疾也食熱汗出勿洗面令人面上如虫行食飽沐髮

作頭風

藥中不可服澤瀉猪苓伏苓灯心琥珀通草木通滑石之類皆行陰道而瀉陽道也如渴如小便不利得利勿再服如氣短以沸湯一碗薰口鼻即不短

夜不安寢衾厚熱壅也急去之冷再加

唐賈宣伯有神藥能治三虫止發黃栢木以熱酒沃之別無他味一日過松江得巨魚置水罟中投水刀圭藥魚引吸中即死吳江有蛟為害

宣伯以數乃圭換潭中明旦老蛟死浮於水而水虫甚多涉海者不可不知

唐太宗患氣痢衆醫不效金吾長張寶藏嘗困是疾即具疏以乳煎葷撥方進上服之立差與三品宮

韓晉公況見帝賜饒麋食之歸而腹脹召醫視之曰食物所擁宜服少橘皮湯至夜可啗漿水粥明旦疾愈

古書云尸假者由脚一骨

宋有醫單驤曾學於一隱者云古說左腎其腑膀胱右腎命門其府三焦丈夫以藏精女子以係包以理言之三焦當如膀胱有形質可見而王淑和言三焦有臟無形不亦謬乎蓋三焦有形故可以藏有所係若無形何以藏係也且謂之三焦何也三焦分布人體中有上中下之異方人心寂湛則精氣散在三焦榮華百骸及慾念一起心火熾然翕撮三焦精氣入命門之腑輸寫而去故號此府為三焦耳蘇黃門聞其說

後遇一舉子徐遁者醫有精思以此告之遁喜
曰齊嘗大饑郡勾相鹵割一人皮肉盡而骨脉
全予以醫故往觀之見右脊下有脂膜如手大
者正與膀胱相對有二白脉自其中出夾脊而
上貫腦意此即道引家所謂夾脊靈關者而不
不悟脂膜如手大者之為三焦也

蟹黃塗灸疽多差

人肋骨斷損者取蟹脰中髓及腦與黃微熬納
瘡中即愈凡中菌毒者必笑即以苦茗雜白礬

勺新水併咽之即解

韓退之服硫黃一病不痊果服之抑誤傳也

宋晁端仁得冷疾無藥可治惟日中灸背遂愈
礬石之力比鍾乳十倍故洛河不凍

飲食須用煖脾喜溫不可以冷熱犯之唯煖則
冷熱之物至脾皆溫矣

昔有人官廣南廳前置一釜每買物必熟之而
後遣內故終任不為瘡癘所侵

宋仁宗患腰疼一點卒用針刺腰針才出即行

步如故

宋曾魯公七十餘苦痢用水梅花臈茶服之遂愈

昔人患冷疾用金石藥與土相和為末種韭因言附子茯苓之性松柏根節葉實膏脂皆能却老輕身其精氣靈液入地中千歲為茯苓又千歲琥珀又千歲為璽狀如黑玉烏頭其銳而修者為天雄兩岐者為烏喙岐而八角老者為附子八角又別名側子至於發為苗幹尚能救人

是並也

凡人醉卧黍穰中必成癩醉而飲茶必發膀胱氣食鹹多成消中

療積年瘦苦茶蜈蚣並炙令香熟等分搗篩煮甘草湯洗以末傳之

小兒無故驚蹶以苦茶葱須煮服之

治牙宣用真珠煨紅須微火煨急則珠爆去候珠紅用碗覆之冷為細末五厘荆芥微燒存性為五分共為一處用手搽出血處輕者立愈重

者二三次亦愈諸方皆不及此也

宋高郵孫升言硫黃仙藥也每歲夏至三伏日必餌百粒去臟腑中穢滯有驗因言硫黃鍾乳皆生於石陽氣溶液凝結而就石陰也至陽發乎地相薄而不知故聚而為大熱之藥硫黃伏於石下泉源所發蒸為湯池是宜服之殺人粉以為刺老幼可服得火者多發為背疽鍾乳生岩穴不待火硫以玉槌七晝夜不息而其性燥怒不解甚於硫黃若陸生萑葉柔脆可茹名為

草鍾乳水產之艾甘滑可食名為水硫黃宋孫升至汀服石菖蒲數日轉側甚輕其石磧上祈寒盛暑凝之以層水暴之以烈日宜其身輕却老也若生下濕之地暑則根虛秋則葉委何足用也黃金一兩朱砂一錢圍燒之須臾化為紫金

中蟹毒急取大黃紫蘇冬瓜汁解之

蟹至八月腹內有稻芒食之無毒

噬膚之初傳以金箔則癩立消意金木之性相

制耳

治牙疳及耳瘡面瘡等神效白揭即人作衣羊毛所織者煨灰存性黑棗 多年肥桶鹹二物各煨灰 以上三末各等分共為細末如口瘡乾用若耳面瘡乾者香油調敷之

宋藝祖戰於壽春得一軍校欲全之而被瘡已重言素有癰風遂斬之令部曲視其患狀臟腑及肉色自上至下左則皆青右皆無他異心中如線直分之不雜毫髮宋林復枉殺常良孫後

癰瘕左不及右右不及左夫五臟六腑一而已矣豈有界限蓋五臟皆一而腎獨有二左為腎而藏精右為命而藏氣神依氣立故曰神門配壬子之水是以人之精敗者必左癰右瘕壬子一位也子屬水而壬屬火左腎配子右腎配壬子水為精壬火為神

許叔微云五臟虫皆上行唯肺虫下行治當用獼瓜為末調藥於初四初六日治之此二日肺虫上行也

制耳

治牙疳及耳瘡面瘡等神効白揭即人作衣羊毛所織者煨灰存性黑棗 多年肥桶鹹二物各煨灰 以上三末各等分共為細末如口瘡乾用若耳面瘡乾者香油調敷之

宋藝祖戰於壽春得一軍校欲全之而被瘡已重言素有癰風遂斬之令部曲視其患狀臟腑及肉色自上至下左則皆青右皆無他異心中如線直分之不雜毫髮宋林復枉殺常良孫後

帝如奏報其讎林即仰藥死其所服乃草烏末及他一藥草耳至三日乃甦即亡命入廣其家以空柩歸葬方其死也流血滿地吁死亦可偽為也切脉者以前半指為心後半指為小腸他部皆然又以六腑乃五臟之應以輕取重按之間為五臟六腑之別部位尚不定其何以施藥獨宋駙馬褚澄著尊生祕經云脉分两手手主三部。隔寸尺者。命之曰關。去肘度尺曰尺。關前一寸為一寸。左手之寸極上。右手之尺極下。男

子順自下生上。故極下之地。右尺為受命之根。命如天地未分。元氣混沌也。既受命矣。萬物從上而出。惟脾為先。故尺上之關為脾。脾土生金。故關上之寸為肺。肺金生水。故右手之寸。越左手之尺為腎。腎水生木。故左手尺上之關為肝。肝木生火。故關下之尺為心。男子右手尺脉常弱。初生微眇之氣也。女子左手尺脉常強。心火之位也。非男非女之身。感以婦人。則男脉應胗動。以男子。則女脉順指。

癱瘓左不及右。右不及左。夫五臟六腑一而已矣。豈有界限。蓋五臟皆一。而腎獨有二。左為腎。而藏精。右為命。而藏氣。神依氣立。故曰神門配壬子之水。是以人之精敗者。必左癱右瘓。壬子一位也。子屬水。而壬屬火。左腎配子。右腎配壬。子水為精。壬火為神。

許叔微云。五臟虫皆上行。唯肺虫下行。治當用獺瓜為末。調藥於初四。初六日治之。此二日肺虫上行也。

泉中一僧能治金蚕蠱毒中毒者先以白礬末令嘗不澁覺味甘次食黑豆不腥乃毒也即濃煎石榴皮根汁飲之下即吐出有虫皆活無不愈者又凡中毒以白礬芽茶搗為細末冷水飲之。

一僧被天火燒一圓瘡痛甚以湯火藥塗之月餘遂愈

河間王病癩醫莫能治一人合巴豆雲母賣於鄉市王買其藥服之下蛇數頭後人忽不見

小兒瘡豆多以酒麵發之非也或以消毒飲并

麻湯等解之亦非也夫要在固臟氣惟本事方

拾金散最佳陳南劍剛翁云須四君加黃芪為穩然有變症不得資於藥一小兒方參歲發熱

七日瘡出而倒靨色黑唇口冰冷遇一道士以

少藥與之即紅潤如常後問其方用狗蠅七枚

即狗身上者夏月極多冬月則藏於狗耳中 檳細和醅酒少許調服

又一女瘡後餘毒上攻遂成內障目不辨人得

一方用蛇蛻一具淨洗焙燥天花粉即瓜萇根等物

細末之以羊子肝破開入藥在內麻布縛定用
米泔熟煮切食之旬餘即愈他用者亦驗

齊東野語江西一士人以該治自負求見楊誠

齋楊云公自江西來配鹽幽菽欲求少許士人

茫然楊檢禮部韻略示之豉字註云配鹽幽菽

也然其義亦未可深曉楚辭曰大若醎酸辛甘

行說者曰大豉也言取豉汁調以醎酢 姜飴

蜜則辛甘之味皆發而行急就篇云蕪夷鹽豉

史記貨殖傳有 麴鹽豉

朱臨川周推官体孱氣弱多服烏附丹砂晚年

疽發背醫者悉歸罪砂石之毒凡菜粉羊血餅

毒之品莫不遍試不効一瘍醫指下極精脉已

即云乃極陰症當服伏火硃砂及三建湯其勢

已難姑試一二小料渠復大劑服三日始用膏

藥而丹砂烏附略不輟口半月而愈凡服建湯

一百五十服又一人腰痛用鹿茸附子而差又

有用茸附治漏者夫病固陰陽症不同而人之

稟賦腸胃亦迥然異者

一人臙瘡百治不効。遇一人曰：吾能三日愈。此先以淡麞水滌瘡口，澁乾，次用局方駐車丸研細，加乳香少許，糝之，立効。如說用之，數日良愈。蓋駐車丸本治血痢滯下，而此瘡亦由氣血凝住所成，醫者意也。又一人傳治痢，杜僧丸亦止。是一膏藥，用有奇驗，亦此意也。

相傳治喉閉，用白礬一味，不甚驗。一方有鴨嘴膽礬研細，以醞醋調灌。一女人喉閉絕水粒，日用之。藥甫下咽，即大吐膠痰數升，即瘥。凡治莫

不立驗。然膽礬難得真者，不可不預備也。

熊膽善辟塵。試法：淨一器，塵幕其上，投膽一粒，則凝塵豁然而開。以之治目障，醫極驗。每少許淨水略調開，盡去，助膜塵土，入水腦一二片，或淚痒，加生姜粉些小，時以銅筋點之。

宋后懷高宗，將產數日不能分娩。洞玄曰：子以手執母心，留于母，不全子死，方可全。母遂隔股鍼之，母心至手后崩。高宗即生，每至陰天，手中有癥，又龐安常視孕婦難產，曰：兒雖出胞，而手

執母腸胃不復脫衣即捫兒手所在鍼其虎口
兒既痛即縮手而生及觀而虎口果有鐵痕一
女人改適人忽得疾如中風狀一醫名曹居白
視之曰此邪疾也乃出鍼刺其足外踝上二寸
許少許婦人醒曰疾平矣始言每疾作時夢故
夫引出山林中今早夢如前而故夫為棘刺
足脛間不可脫惶懼宛轉乘間乃得歸曹笑曰
適所刺者八邪穴按千金翼有刺百邪所刺十
三穴一鬼官二鬼信三鬼壘四鬼心五鬼路六

鬼枕七鬼床八鬼市九鬼病十鬼堂十一鬼藏
十二鬼臣十三鬼封居白所施正此也又張總
管精于鍼其徒得其粗本治闌一姬苦脾血疾
垂殆其徒治之刺足外踝二寸餘而鍼為血氣
所吸不可出其徒曰非吾師不可馳馬一晝夜
至張笑曰穴良是但未得吾出鍼法耳遂于手
腕之間刺之鍼甫入而外踝之鍼躍出矣即日
病愈

治背疽用瓜萋一個乳香沒藥各五錢甘草三

錢用醇酒九盞煎取三盞臨服之時服沒藥一塊飲此酒極妙

凡溺死者以鴨血灌之可活

治喉閉用巴豆以竹紙滲油令滿作捻點燈吹滅之以烟燻喉開吐惡血可消

耳聾用全蝎去毒為末酒調下耳中聞水聲即愈

治金瘡及刀斧瘡用獨殼栗火焙為乾末傳之或倉卒用生粟傳之亦可

暑天痲子用黃瓜磨之立効

香附子四兩去黑皮微炒片子姜黃湯浸一宿

洗淨二兩甘草一兩炒各細末入鹽點辟嵐瘴

治喉癢并生乳鵝用蝦蟆衣鳳尾草淨洗搗細

入鹽霜梅肉煮酒各少許再研細用細布絞汁

以鵝毛掃患處吐痰即消

又方用水蛭為末和朴硝少許以水調傳瘡上

荆芥穗為末以酒調下二三分凡中風者服之

立愈

變問冬人多用水漬去心今但以銀石銚火上微
炙隨手漸剝極易為力又不損藥味

乳香沒藥以乳鉢研略細更入酒或水研頃刻
如泥酒丸即入酒研麵糊丸者即入水研易細
不耗損

本草王不留行乃剪金花其性熱敷貼瘡癩

以潰濃甚速俗謂之金剪刀草一人為湯沸澆
爛膚肉一人極取草作藥爛杵塗之痛即定許
之知為蛇繆草須五葉七葉者為佳此草春結

實如圓鈎毒俗傳食之能殺人又云不致殺人
但能發冷涎耳一人病疥瘡於手偶感暑到江
口戒僕取草煎湯一浴旦起則疥燥而愈詢所
取草乃籬間瓢藤也又嘗見牧畜松毛云北人
多用此洗疥又法鹿梨去皮刮裏黃入臼細搗
以米醋浸當浴時坐擦使乾洗去之一二次即
効

又患惡瘡者以老松節煎油洗瘡候乾之立愈
臙瘡以葱鹽洗令乾淨以馬屁勃藥傳之其法

用生蓆布一方將馬屁勃於上往來磨擦下承其未用之

嘉靖壬戌秋九月初六日有一術士携樟柳木神至南京有三寸許長在術人袖中少頃亦出至卓上能起拜說人禍福藥方數箇一人患脾疾方云橘紅砂仁木香木通香附米水煎服又一人患久瀉方云細茶三錢生姜三錢砂仁一錢伍分水煎服又一達官患鬱火方橘紅麥門冬炒山梔炒枯苓貝母酸棗仁當歸身加人參

五分茯神水煎服又一人患脾疾方云大麥仁炒米熟黑豆砂仁為細末每日三服用鹽湯或酒或白湯下但不可用茶又一人患脾疾用金櫻子膏以杏仁煎湯服此人近黃病

古人以石為鍼不用鐵故砭字從石後無佳石故以鐵代之試鍼銅人以精銅為之腑臟無一不具其外俞穴則錯金書穴于傍凡背面二器相合則渾然全身其法外塗黃蠟中實以水俾醫工以分折寸按穴試鍼中穴則鍼入而水出

稍差則鍼不入矣

治牙宣神効不拘牙衄重者一服即効用隔年陳糟茄壹塊先烘乾去燬成灰為末用手將末按入患處立止

治臙瘡用好厚黃栢一塊重四兩每日用黑犬膽刷黃栢上晒乾再刷凡用十數膽如黃栢四兩以膽晒乾重五兩為上四兩五六錢七八錢者次之將黃栢為末按入瘡內用紙劄之不三日即生肉將藥頂出

一人黃頰魚後食荊芥湯立死二物相反他魚亦宜禁

玉液丸治便紅神効用芡實為末煉密為丸梧子大五七十丸或百丸不拘時白湯下遇有新芡實熟煮去殼用密拌食之効尤速

元東嘉項昕號抱一翁善醫一男子病脇痛衆以為臙也投諸香姜桂之屬益甚翁脉之曰此腎邪病法當先溫利而後竭之投神保丸下黑溲痛止即令更服神芎丸或疑太過曰向用神

保丸以腎邪透膜非全竭不能引導然巴豆性熱非芒硝大黃蕩滌之後遇熱必再作乃大泄數出病已蓋其以陽脉弦陰脉微澁弦者痛也腎邪有餘也腎邪上薄於脇不能下且腎方惡燥今以燥熱發之非得利不愈經曰痛隨利減此之謂也一女病腹脹如鼓四體骨立衆以為娠為蠱難療也翁脉之曰此氣薄血室其人曰服芩歸輩積歲月非血藥乎翁曰失於順氣也夫氣道也血水也氣有一息之不運則血即一

息不行經曰氣血同出而異名故治血必先順氣俾經隊得通而後血可行乃以蘇合丸投之三日而腰作痛曰血欲行矣急治芒硝大黃峻逐之下淤血纍纍如瓜者可十數枚應手愈蓋以其六脉弦滑而且數弦者氣結滑者血聚實邪也故氣行而大下之其家又一女病同而診異曰此不治法當數月死前女脉滑為實邪今脉虛元氣奪矣又一女子病亦同而六脉獨弦翁曰直藏脉見法當踰月死後皆如之一人有

子病甚衆以為瘵也翁診之曰此病暑邪非瘵也家問死期翁曰烏得死作白虎湯飲之即瘥蓋其脉細數而且實細數者暑傷氣氣宜虛冷反實者乃熱傷血藥為之也其父病胸腹壅滿甚篤昏憒人人異見翁以杏仁薏苡之劑灌之立蘇繼以麻黃黃桔梗消其膿服之即瘳蓋以其陽脉浮滑陰脉不足也浮為風而滑為血聚殆為風傷肺故結聚客于肺陰脉之不足則過于宣逐也諸氣本乎肺肺氣治則出入易苑陳

除故行其肺氣而病自已一士夫病投丹附姜桂益甚翁診之曰此得之酒病當噦作聲食入即出又後洩不利曰然予平生所嗜獨燒酒以葛花解醒加黃芩飲二升所噦戩戩以藥性過寒沮之翁去嘆曰實實而虛虛運二月當入鬼錄矣後果爾蓋其脉細數而且滑諸數為熱滑為嘔為胃有物酒性大毒大熱而又以熱加之是火其火也且洩秘為陽結今皆反治故二月死也一富人啖馬肉過多腹脹衆以_{大黃}巴豆

治之轉劇翁診之寸口脉促而兩尺將絕翁曰
胸有新邪故脉促之宜引之上達今反奪之誤
矣急飲以湧劑且置其人中坐使人環旋頃吐
宿肉仍進芩丸竭下之病已一士夫素苦足病
發則兩足柱潰黃水踰月乃已已輒復發翁脉
之曰六脉皆沉緩沉為裡有濕緩為厥為風此
病風濕毒俗名濕脚氣是也乃以神芩丸竭之
繼進舟車神裕丸下濁小便數十出遂不發動
一士夫久患泄瀉惡寒見風仆日卧密室以氈

蒙其首熾炭助之出語呶呶如嬰兒衆皆作大
寒瘧冷治屢進舟附不驗翁脉之曰此脾伏火
邪濕熱下流非寒也法當升陽散火以逐其濕
乃煮升麻柴胡澤瀉羌活等劑而繼以神芩丸
其人曰予苦久泄今復利之恐非治也翁曰公
之六脉浮濡而弱且微數濡者濕也數者脾有
伏火也病由濕熱而且加之以熱劑非苦寒逐
之不可法曰通因通用吾有所試矣頃之利如
木屑者三四出即去氈次去火病即愈其人妻

患衄三年許衆以血得熱則淖溢服瀉心涼血之劑益困衄才數點輒昏翁脉之六脉微弱寸為甚曰肝藏血而心主之今寸心脉微知心虛也心虛則不能司其血故逆而妄行法當養心仍補脾實其子子實則心不虛矣服琥珀諸補心之劑愈一士夫病發熱惡風而自汗氣奄奄弗屬衆作傷寒治發表退熱而益增翁診之陰陽俱沉細且微數處以補中益氣之劑醫止之曰表有邪而以參芪補之邪得補而愈甚必死

此藥矣曰脉沉裏病也微者五性之火內扇也氣不屬者中氣虛也是名內傷經曰損者溫之飲以前劑而即愈一人使閉而足不能履醫以風診或以脚氣治經年不瘳翁診之六脉僅微數而他無所病即探患處乃骨出不入肯綮耳施以按摩即愈又士夫足失履而傷腕骨掌反於後者六月矣翁令壯士更相摩從辰至申而筋盡腐遂引其掌以揉之噫噫然有聲藥以兩月愈一士夫子方稚嬉卧馬驚踐其足脛骨斷

碎即死久乃蘇翁以法治之卒完其足一士夫
畏瘴毒晨起必令醫診視一日醫愕曰平日兩
尺無虞今忽不應指可怪也翁診之曰此天和
脉也勿妄治因陳氣運交反之道其人奪醫俸
者二人又作脾胃後論以補東垣之不足其畧
曰或問脾胃之有虛寒信乎曰脾胃為百病之
原然每惡寒而喜熱寒者陰氣盛陽氣微也熱
者陽氣盛陰氣微也而所以致夫陰陽之微盛
者脾胃虛故也盛則陰陽孤立而死矣經曰有

者為虛故氣併則無血血併則無氣氣血俱失
故為虛又曰陰氣生內寒厥氣上逆寒氣積於
胃不得瀉瀉則溫氣散寒氣獨留故中寒也又
曰邪氣盛則實精氣奪則虛故陰勝而為實靈
樞曰風雨寒熱不能獨傷人有卒然逢疾風暴
雨而不能病者蓋無虛不能獨傷其人此必因
虛邪之風與身形兩虛相感乃容其形矣此脾
胃虛寒之說也又問河間謂惡寒戰慄皆屬於
熱脾胃虛寒亦有惡寒而戰慄者何耶曰風寒

之邪始居於表表有寒邪則外惡寒因其入裏
與邪氣相搏故戰慄也邪氣盛則熱發於外故
戰慄愈不惡寒而反惡熱脉必洪滑數盛此蓋
以實熱而惡寒戰慄者也至於脾胃虛弱傳化
失常榮衛俱虛不任風寒內外之邪易以傷之
經曰因身之虛逢天之虛兩虛相感其氣至骨
又曰陽虛生外寒又曰陰盛生內寒又曰陽受
氣於上焦以溫皮膚分肉之間今寒在外則上
焦不通通則寒氣獨留於外脉必沉遲而弱此

虛寒而致戰慄者也熱淫于內治以甘寒河間
所論是也寒淫於內治以辛熱上文所論是也
又問戰慄鼓頷及諸禁鼓慄如喪神守皆屬於
熱河間論熱之極反有水化制之故其治法專
主甘寒以發其蟄鬻資水以制火也然以與治瘡
之戰慄鼓頷可得同其法歟曰戰慄鼓頷皆屬
於熱此經首章之言言熱之一端也及後章言
瘡之始發陽氣併則陰陽虛陰盛而外無氣故
先寒慄陰氣逆極則陽復出陽與陰復併於外

則陰虛陽實故先熱又曰溫瘧先傷於風而後傷于寒夫寒者陰氣也風者陽氣也瘧之寒熱戰慄鼓頷者以上下交爭虛實交作陰陽相移也逆調論曰人非常熱常溫而為煩熱者何也岐伯曰以陰氣少陽氣勝也人身非常寒而寒從中生者何也岐伯曰陽氣少而陰氣多也此皆不可專主於熱耳明理論則分內外于戰慄之診戰者身為戰搔慄者心戰又曰陰中於邪必內慄也表氣虛微內氣不守故使邪中於陰

正氣虛弱故成戰慄者正氣勝慄者邪氣勝鼓頷者邪入陽明故鼓頷為戰之輕者其有森然而寒聳然而振是名曰振而振亦戰之輕者由是觀之發熱而戰慄者陰虛而陽勝也法當補陰而益陽不熱而戰慄者陰勝而陽虛也法當助陽而抑陰至若寒熱交爭陰陽相移又當從之逆之其始則同其終則異資取化原追之迎之豈可專以寒言之也又問胸膈堅滿痞痛東垣謂之不足而中氣內傷法當補其中而

國朝家範 四十一卷

二十一

千

益其氣河間戴人則以為諸逆上衝諸濕腫滿
諸氣鬱脊皆濕火為病法當瀉火在上則瀉之
在下則竭之張長沙又以為邪氣所留而以辛
溫之劑開發蕩散之何三者不同也曰治有從
本者有從標者有不從標本而從中治者証有
虛實脉有逆從始雖殊而歸則一也經曰天之
四令無形風寒暑濕也地之四令有形飢飽勞
逸東垣以胸腹堅滿等証皆為飲食七情所致
而內之謂傷蓋以中氣不足諸邪得以留之經

曰邪之所湊其氣必虛是已其脉必弦澁虛遲
故治以補中益氣使中氣既盛則邪氣可不戰
而屈矣此治其本也河間戴人以為可湧可竭
者是治其有形之形其脉必洪實沉滑也必當
去其有形之物而中氣可復又必資水以制火
而陰陽自和治其標也至長沙直以邪氣留之
於中焦必以辛溫之劑散其無形之邪經曰寒
則氣聚熱則氣散舉痛論曰論痛為寒是也其
脉必虛浮遲澁故以發鬱開結之劑主之蓋從

中治也三者之法不可偏廢而泥于南醫北醫
之不同不以寒涼施之于南辛熱施之於北亦
過矣

鄞呂復號滄洲翁善醫一閩帥病無睡睡則心
悸翁切其脉左關之陽浮而虛察其色少陽之
支外溢于目皆此得之膽虛而風諸公獨治其
心而不祛其膽之風非法也因投禁方烏梅湯
抱膽丸日再服遂熟睡比寤病如脫一人病旬
旬浹不止時天暑脉弱衆以氣虛不統血日進

者歸茸附彌甚翁切其脉两手皆虛芤右上部
滑浮數而燥且其鼻赤查而色澤曰此得之酒
酒酒毒暴悍而風暑乘之熱畜于上焦故血妄
行而滲溢製地黃汁三升許兼用防風湯半劑
飲之立驗一女病嗜卧癩赤而不身熱衆以為
癘驚風翁脉之右關獨滑而數他部大小等而
和曰女無病關滑為有宿食意乳母必嗜酒酒
後輒乳故令女醉非風也詰之乳母嘗酒鑰每
飲必任意視卧内有數空瓶因拘其鑰飲以枳

棋葛花日二三服女如常一子十二歲患臃腹
脹臍凸而頗銳一僧欲刺之翁曰臍神關也者
刺所禁况臃舍于內惟當以湯丸攻之若用針
必殺是子矣遂投透膿散一七明日膿自氣口
潰繼以十奇湯下善應膏丸旬浹瘥一子病傷
寒餘十日身熱而人靜兩手脉盡伏衆醫以為
死也翁診之三部舉按皆無其舌胎滑而兩顴
赤如火語言不亂因曰此子必大發赤班周身
如錦文夫脉血之波瀾也今血為邪熱所搏掉

而為班外見于皮膚呼吸之氣無形可依猶溝
隧之水雖有風不能成波瀾班消則脉出矣及
揭其衾而赤班爛然即用白虎加入參湯化其
班脉乃復常繼投承氣下之瘡發班無脉長沙
所未論翁蓋以意消息耳一僧病歷三日已不
知人翁脉之右口之陽弦而遲少陰之脉堅而
動不滿四十動而止此寒邪乘于腎肝所致法
當以辛甘復其陽為作湯三升頓服遂起對客
如不病然一臟已絕去此若于日當復病病即

死果爾一羽客視物皆倒植翁曰視一物為二
物視直為曲古人嘗言之視物倒植誠所未論
預聞其因曰嘗大醉盡吐酒熟睡至旦即爾切
其脉左關浮促餘皆無恙當傷酒大吐時上焦
反復致倒其膽腑遂授黎蘆瓜蒂使平旦湧之
湧畢復常一女子病厲風為夫所出翁診之脉
疾而去遲上虛而下實蓋得之醉酒接內而風
毒乘之今雖髮禿眉墜然鼻根幸未陷肌肉幸
未死遂以防風通聖而益以下藥下瘀血數升

及虫穢青黑物并進蘄蛇長松等湯丸後佐以
雄黃楓油作膏摩之逾月瘥一士夫病噦十餘
日諸醫以附子丁香益其翁脉之湯明大而長
右口之陽數而噪曰公之噦即古之咳逆由胃
熱而致飲以竹茹湯未終劑噦止一官侍人病
喘不得卧衆製麻黃之劑以散其肺邪翁診之
脉口人迎一倍厥陰弦動而疾兩尺俱短而離
經蓋得之毒藥動血以致胎死不下奔迫而上
衝非風寒作喘也乃用催生湯倍芎歸煮二三

升服之夜半下死男喘止一聞帥求審新故病
翁脉之兩寸俱浮弦脉法浮為風弦為痛兩寸
屬上部曰公他無所苦若風乃故疾也為製龍
腦膏 丸服之愈一人下痢完穀眾以為洞泄
寒中自服四逆理中湯等益甚翁診之兩尺寸
俱弦長右關浮於左關一倍其日外皆如草滋
蓋知肝風傳脾因成飧泄非臟所致飲以小續
命湯去麻黃加朮三五升痢止續命非止痢藥
飲不終劑而止者從本治故也一女在室病不

月及五月腹如有姪求其色脉因詰之曰汝病
非有異夢必鬼靈所憑耳詰之知廟下遇一黃
衣神心動是夕夢一男子如所見來寢相狎由
是成痰翁曰女面色乍赤乍白者鬼也脉乍大
乍小者祟也病與脉色符雖劇無苦乃以桃仁
煎下血數猪肝者六七枚俱有竅如魚目病愈
一僧獨右關浮滑餘皆無恙曰右關屬脾絡胃
挾舌本蓋風中廉泉得之醉卧當風而成瘖取
荆瀝化至寶丹飲之遂解語一僧偶搔膈中疥

忽自出血汨汨如湧泉竟日不止翁視之已無
氣可語其脉惟尺部如蛛絲他部皆無曰脉血
氣之先也今血妄溢故榮氣暴衰然兩尺尚可按
惟當益榮以瀉其陰火乃作四神湯加荆芥紫
蘇防風不問晨夜併進明日脉漸出更服十全
大劑一劑遂痊一人病傷寒旬日邪入於陽明
俚醫以津液外出為脉虛自汗進玄武湯以實
之遂致神昏如熟睡翁脉之皆伏不見而飢肉
灼指曰此必榮血致班而脉伏非陽病見陰病

比也見班則應候否則畜血耳乃去衾見其隱
處及小腹見赤班臍下石堅且拒痛作化班湯
半劑繼進韓氏生地黃湯逐其血是夕下黑矢
若干枚即班消脉出後三日又腹痛作桃核承
氣以攻之所下復如前乃愈一婦病傷寒乃陰
隔陽面赤足蹇而下痢踈擾不眠用紫雪匱理
中丸進徐以冰漬甘草乾姜湯飲之愈且曰下
痢足蹇四逆證也苟用嘗法則上焦之熱彌甚
今以此雪折之徐引辛甘以溫裏此熱因寒用

也南宏遠往諭士猾余蠻子被嘗戮人尊俎間以恐之遂驚氣入心疾作如心風奔走不避水火與人或泣或笑翁脉之上部皆弦滑左倍動于右蓋痰溢膈中灌心胞因驚而風五臟耳即投以湧劑湧痰涎一類噐徐以驚氣丸服之盡一劑病已一婦人年盛嗜酒且善食忽疾作肌肉頓消骨立翁診之病兩手三部皆洪數左口尤燥疾此三陽病由一水不勝五火乃移熱于小腸不癢則淋其人曰前溲如脂者數日溺噐

滿溢釜置烈火湧淋不少休以骨杖滑石石膏黃柏劑清之痛稍却而湧淋如前繼以龍腦辰硃末之醮以枳柿食方七淋輒止一子搏爐中灰雜飯猛噬翁命左右掖之其脉三部皆弦直上下行而左口尤浮滑蓋風痰留心胞証也當湧其痰而凝其神既湧出痰末四五升即熟睡竟日乃寤寤則病盡去徐以治神之劑調治之神定如初一婦人病殮泄經年衆皆云休息痢治以苦堅辛燥之劑弗効翁診之當秋半双弦

而浮曰夫人之病蓋病驚非飲食勞倦所致也
以肝主驚故虛風自甚乘脾而成泄當金氣正
隆尚爾病此春則病將益加法當平木太過扶
土之不及其病自止用黃犢牛肝和以攻風健
脾之劑服之逾月泄止一婦病小腹痛翁循其
少陰脉如刀刃之切手胞門芤而數知其陰中
痛麻結小腸也用國老將軍為向導挾麟竭及
虎珀之類攻之膿自小腸滑應手愈又翁切一
士夫脉色面戴陽氣口皆長而弦傷寒三陽合

病也以涉海為風濤所驚遂血苑而神懾為熱
所搏遂吐血一升許且脇痛煩渴譫語適是年
歲運左尺當不應其補行衆醫以為腎已絕翁
曰此天和脉無憂也為投小柴胡湯減葶加生
地黃半劑後俟其胃實以承氣下之得痢愈一
人病傷寒踰月即下而內熱不已脇及小腸偏
左滿肌肉色不變俚醫以為風矢所中膏其手
摩之四旬所其毒循宗筋流入于臍丸赤腫若
瓠子瘍醫刺潰之而左脇癰痛如故翁切脉關

及尺寸皆數滑而且芤因曰脉數不時則生惡瘡關內逢芤則內癰作其脇之癰癰作膿也經曰癰疽不得頃時回下之慎勿晚乃用保生膏作丸衣之以乳香而用硝黃作湯以下之下膿如糜可五升許明日再潰下餘膿立瘥

元周貞江湖隱人也號玉田善醫一人得熱病雖祈寒亦以水精浸水輪取握手中醫以為大熱貞曰此寒極似熱非熱也飲以附子湯愈一人得寒病雖盛夏必覆重裘擁火坐密室投以

烏附增劇貞曰此熱極似寒非寒也煮大黃芒硝飲之愈一人病癰貞授七藥嗽之牙齦出穢血數斗既而形瘦骨立以美味補之數月瘥一人患身輕飄飄若行空虛中衆皆以為風與熱劑轉加貞曰此酒毒也即以寒涼之劑驅之愈一婦人病咽乾水漿不能下貞叩以平生所最嗜獨雞鶩即烹進之七筋入口無所苦已而食進病如去一婦因產子舌出不能收貞以硃砂傳其舌仍令作產子狀以兩女子掖之乃于壁

外潛累盆盜置危處墮地作聲聲聞而舌收矣
一女子忽嗜泥日食河中汙泥三碗許貞取壁
間敗土調飲之遂不復食

發之義烏朱彥修名震亨號丹谿受學於宋理
宗朝寺人羅知悌字子敬稱太無先生益廣其
學謂劉張之學其論臟腑氣化有六而於濕熱
相火三氣致病爲最多遂以推陳致新瀉火之
法療之然有陰虛火動或陰陽兩虛溫熱自盛
者又當消息而用之謂李之論飲食勞倦內傷

脾胃則胃腕之陽不能以升舉并及心肺之氣
陷入中焦而用補中益氣之劑治之此亦前之
所無也然天不足于西北地不滿于東南天陽
也地陰也西北之人陽氣易于降東南之人陰
火易于升苟不知此而徒守其法則氣之降者
固可愈而於其升者亦從而用之吾恐反增其
病矣乃以三家之論去其短用其長復參以太
極之理易禮記通書正蒙諸書之義貫穿內經
之言以尋其指歸謂內經之言火蓋與太極動

而生陽五性感動之說有合其言陰道虛則又與禮記之養陰意同因作相火及陽有餘陰不足一論以發之其論相火有曰陽動而變陰靜而合而生水火木金土然火有二焉曰君火曰相火君火者人火也相火者天火也火內陰而外陽主乎動者也故凡動皆屬火以明而言質相生配于五行故謂之君以位而言生於虛無守位稟命故謂之相天主生物恒於動人有此生亦恒于動然其所恒於動皆相火助之也見

於天者出乎龍雷則木之氣出于海則水之氣也具于人者寄于肝腎二部肝屬木而腎屬水也膽者肝之腑膀胱者腎之府心胞絡者腎之配三焦以焦言而下焦司肝腎之分皆陰而下者也天非此火不能天人非此火不能以有生天火雖出于火而皆本乎地故雷非伏龍非蟄海非附于地則不能鳴不能飛不能波也鳴也飛也波也動而為相火者也肝腎之陰悉具相火大而同乎天也或曰相火天人所同東垣何

以指為元氣之賊又謂火與元氣不兩立一勝則一負然則如之何而可使之無勝負乎曰周子曰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萬事出五者之性為物所感能不乎動謂之動者即內經五火也相火易動五性厥陽之火又從而扇之則妄動矣火既妄動矣

則煎熬真陰陰虛則病

陰絕則死君火之氣經以暑與熱言之而相火之氣則以火言蓋表其暴悍酷烈有甚于君火也故曰相火元氣之賊周子曰聖人定之以中

正仁義而主靜此善處乎火者也五火寂然不動而相火唯有扶助造化為生生不息之運用耳何元氣之賊哉或曰內經相火註言少陽矣未嘗言及厥陰太陽而吾子言之何也曰足太陰太陽東垣嘗言之治以炒栢取其味辛能瀉水中之火戴人亦言膽與三焦肝與胞絡皆從火治此歷指龍雷之火也余以天人之火皆生地如上文所云者實廣二公之意耳或曰內經言火者非一往往于六氣中見之而言臟腑者未

之有也二公豈他有據耶曰經以百病皆生於
風寒暑濕燥火之動而爲變者岐伯歷指病機
一十九條而屬火者五此出相火爲病之出于
臟腑者乎考之內經諸熱瞽瘵則屬之火諸狂
躁越則屬之火諸病肘腫痛酸驚駭則屬之火
又原病式曰諸風掉眩屬於肝火動之也諸氣
膺鬱病痿屬於肺火之升也諸濕腫滿屬於脾
火之勝也諸痛痒癢瘍屬於心火之用也是皆
火之爲病出於臟腑者也噫以陳無擇之之通

達猶以暖熾論君火日用之火論相火是宜後
人之聾瞽也其論陽有餘陰不足有曰人受天
地之氣有生天之陽氣爲氣地之陰氣爲血然
氣常有餘而血常不足何也天也爲陽而運于
地之外地居天之中爲陰而天之大氣舉之日
實也屬陽而運于月之外月缺也屬陰而稟日
之光以爲明者也則地之陰已不勝夫天之陽
天地日月且然而况于人乎故人之生男子十
六歲而精通女子十四歲而經行是有形之後

猶有待于乳哺水穀之養而後陰可與陽配成
乎人而爲人之父母古人必近三十二而後
嫁娶可見陰氣之難成也錢仲陽于腎有補而
無瀉其知此也今欲攝養之主閉藏者腎也司
竅泄者肝也二臟皆有相火而其系上屬于心
君火也爲物所感則易于動心動則相火翕然
而隨之矣天地以五行迭運衰旺而成四時人
之五臟腑亦應之而衰旺四月屬巳五月屬午
爲火大旺火肺金之食火旺則金衰六月屬未

爲土大旺土爲水之夫土旺則水衰况腎水嘗
籍肺金爲母以補其不足古人于夏月必獨宿
而淡味正熈火土之旺耳曰經又曰冬藏精者
春不病溫十月屬亥十一月屬子正大氣潛伏閉
藏以養其本真而爲來春升動發生之本一人
病滯下一夕忽昏仆目上視渡注而汗瀉翁診
之脉大無倫曰此陰虛陽暴絕也得之病後酒
且內急治人參膏而且灸其氣海填之手動又
而唇動及參膏成三飲之甦矣後服參膏盡數

斤而病已一人病惡寒雖暑亦必以綿蒙其首
服附子數百增劇翁診之脉滑而數曰此熱甚
而反寒也乃以辛涼之劑吐痰一升許而蒙首
之綿減半仍以防風通聖散飲之愈又曰病後
須淡食以養胃內觀以養神則水可生火可降
否則附毒必發不抹矣彼不能疽發背死一人
南征閩粵還病反胃脉之曰此病得之驚後而
使內火木之邪相挾氣傷液亡腸胃敗損食雖
入而不化五臟皆無所稟去此十日死果爾一

少年秋初病熱口渴而妄語兩額火赤醫作太
熱治之翁脉之弱而遲曰此作勞後病溫唯當
服補劑自愈今六脉皆搏手以涼藥所致竟以
附子湯啜之應手而瘥一子病妄語時若有所
見家妖之翁脉之曰此痰也然脉虛弦而沈數
蓋得之當暑飲酸又大驚其主人曰夏因勞而
甚渴飲梅水一二升又連得驚於是以治痰補
虛之劑處之旬浹愈一人病腹脹如斗醫用利
藥轉加翁脉之數而瀉曰此得之嗜酒則傷血

血傷則脾土之陰亦傷胃雖受穀不能轉輸故陽升陰降而否矣其人曰某以嗜酒前後洩見血者有年翁用補血之劑授之驗一貴人以微疾見翁坐堂中自如翁脉之不與言而出使詰之則曰公在死法中不出三月在鬼錄且有驕氣耶後果爾一老人病目無見翁脉之微甚製人參膏飲之目明如常後數日復至見一藥在庭煉礞石問則已服之矣翁愕曰此病得之氣大虛今不救其虛反用礞石不出此夜必死至

半夜氣奄奄不屬而死一男子病小便不通治以利藥益甚翁脉之右寸頗弦滑曰此即痰病也積痰在肺肺為上焦而膀胱為下焦下焦閉則上焦塞譬如滴水之器必上竅通而後下竅之水出焉乃以法大吐之其病如失一婦人病不知人稍蘇即號叫數四而復昏翁診之肝脉數而且滑曰此怒心所為蓋得怒而強酒也詰之則不得於夫每遇夜引滿自酌解其懷治以流痰降火之劑而加香附以散肝分之鬱立愈

一女子病不食面內卧者且半載翁診之肝脉
弦左口曰此思男子不得氣結于脾故耳叩之
則許嫁夫入廣且五年翁曰是惟怒可解蓋怒
之氣擊而屬木故能衝其上之結今第觸之使
怒耳父以為不然翁入而掌其面者三責以不
當有外思女子號泣大怒怒已進食翁復潛謂
其父曰思氣雖解必得喜庶不再結乃詐以夫
有書旦夕且歸後三月有書果歸而病不作一婦
產後有物不上如衣裾曰此子宮也氣血虛故隨

子而下即與黃芪當歸之劑而加升麻舉之仍
用皮工之法以五倍子作湯洗濯皴其皮少選
子宮上翁慰之曰三年後可再生兒無憂也如
之一貧婦寡居病癩翁見之惻然曰是疾也號
難治者不守禁忌耳婦貧而無厚味寡而無慾
庶可療也即自具藥療之病愈後投四物湯數
百遂不發動

崇陽劉紹箕父病喘不能喘息飲食下即出紹
箕從人受禁方截玄猿啖之病旋已崇陽故無

猿紹箕走索猿自禱三日不得猿即剖膚進即三日得猿南谷去縣十里

國憲家範卷之四十

